

張瓊
志澄
司譯
著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著 司 瓊

譯 澄 志 張

文學研究會叢書

序

這本戲劇因爲涉及宗教問題，所以當初在英國開演的時候，大遭社會的反對，牠在英國舞台上的壽命是很短促的。英國人對於宗教本是看得極重，這本戲劇把他們這樣的冷嘲熱罵，自然要站不住腳了。不過我們當然不會因此就把這本戲劇的價值看低的，我們反要佩服作者能夠大着膽子去把社會的弱點顯露出來。同時我還想到我們中國也有許多因襲的風俗，道德，制度，習慣，等等，並且其中也有許多矛盾而不合理的地方，很望我國的戲劇家也能夠把牠們一一揭破；因爲這樣的戲劇才算對於社會盡了責任。

至於這本戲劇的內容是非常單純顯著，不用我再爲介紹，況且作者是個著名的戲劇家，他的藝術手段決不會低弱，不過經過我這樣拙劣的譯文，當然要改色不少，這是應當向作者和讀者諸君告罪的。

志澄 一九二四勞働節

目次

序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瓊司略傳

瓊司重要著作表

目次

三

劇中人物

牧師瑪加爾，汎佛骸。

萊渥夫，汎佛骸先生。

哀得渥得，拉希馬。

(即神父希拉利。)

安得羅，吉巴得。

馬克，得闊雷。

弗雪空。

沃笛麗，萊司頓。

洛司，吉巴得。

康脫洛夫人。

番尼，克洛佛。

村人，集會者，合唱者，及牧師各若干人。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南)

彌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第一幕 克利烏海頓的牧師住宅。

(過去四個月。)

第二幕 聖台苛蔓島上的廟。

(過去一日二夜。)

第三幕 牧師住宅；同第一幕。

(過去一年。)

第四幕 克利烏海頓的禮拜堂。

(過去十個月。)

第五幕 意大利馬耶拿三薩爾伐吐雷修道院的會客室。

第一幕

景 克利烏海頓的牧師住宅。英國式房屋中間一間舊式而很舒適的房子。一個大窗子，和

一個低而闊的窗沿，差不多要占着舞臺背面的全部，向右可以望見克利烏海頓教堂遺址的一部。向左，望見一角西國風景。一個門，在右首，通入屋內。一個火爐，在右邊。一個門，在左首。一張桌子和幾張椅子，在右邊。瑪加爾母親的肖像掛在壁間，約九尺高。那是一幅很奪目的，女人的畫像，約二十八歲，很溫雅。

時 一個晴朗的春天的早晨。安得羅，吉巴得現於窗口，目右視，側着臉不給觀衆瞧見，他的神氣正在竭力注意窗外的事情。番尼，克洛佛，牧師家中的僕人，走進來，招呼馬克，得闊雷，一個中年教士，引他進來。

番尼 汎佛骸先生到禮拜堂中去了，先生，但是他馬上要回來的。（退）

馬克 安得羅——

（安得羅轉過來，他是古怪而很有些衰老的樣子，並且是個衣服穿得不大整齊的人，機警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的面上帶一點不快，他顯出他新近得到極大的憂慮和傷感。

四

馬克

安得羅，什麼事？

安得羅

我但願不告訴你，得闊雷先生。

馬克

汎佛骸先生沒有什麼事情碰到麼？

安得羅

沒有。

馬克

來！來！做什麼？

安得羅

我的女兒——

馬克

什麼事情苦惱她？她在那裏？

安得羅

在禮拜堂中。

馬克

她在那裏做什麼？

安得羅

對衆人懺悔。

馬克

對衆人懺悔——懺悔些什麼？

安得羅 那件事情終究要被你知道的，我就自己來告訴你罷。這也許是我的過失，也許是我沒有去留意她。我的光陰完全給了汎佛骸先生，在這邊的藏書室中。當我伏在裏邊工作，並且有時要和汎佛骸先生逗留到半夜才回去，有一個棍徒竟把我的女孩子弄壞了。我唯一的念頭，當然是去把這件事情隱藏起來。我錯麼？

馬克 講下去。給我說個明白。

安得羅 那麼我不管好歹，就把她遣到英倫的那一邊去。她生下的那個孩子不到幾星期死掉了。我就把她帶回來，以爲不妨事了。

馬克 但是被人家知道？

安得羅 是的。事情一點一點的走漏出來。唔，你也可以怪我不好，如果你願意——我把這件事說了謊；我愈說謊，事情就愈難遮掩。後來被汎佛骸先生知道，他就來盤問我們。我一時做了笨伯，對他也說了謊。這不僅是說謊啊，對他一說謊，簡直把真相永遠汨沒了。那麼她也祇好說了謊。他自然很信我們，並且逢着人家就替我們辯護。那麼我們再不

敢把真相告訴他了。

馬克 講下去。還有什麼？

安得羅 沒有什麼了。結果這件事情就完全敗露出來。

馬克 汎佛骸先生怎樣辦呢？

安得羅 他勸導我們，說我們永遠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我們的隣舍，也對不起我們的上帝，除非去取消我們一切的謊話，和挽回我們一切的欺詐。所以我們已經在這個朝晨懺悔過了。

馬克 在禮拜堂中麼？在衆人面前麼？

安得羅 是的。這件事情對於我自己到不覺得什麼。不過對於她——洛司——是不是必需的？

馬克 你應該明白，如果汎佛骸先生不覺得這是一件正當而必需做的事情，他決不會催促你們去做的。

安得羅 如果爲了別人，我也決不肯去做。我覺得我這次差不多是去報答他對於我的恩惠

罷了。

馬克 你切不可這樣說。想想他爲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呀。

安得羅 啊，我不忘記的。我不忘記我是他校僕的兒子，他教育我，使我做他的朋友，做他的伴侶，做他的助手。我吃的穿的都是叨他的光。我不忘記的。不過自從這個朝晨以後，我覺得我不再有負於汎佛骸先生——反是他有負於我了。

（外面禮拜堂中唱着悔罪的聖詩，和着琴聲。）

安得羅 （瞧着外面） 完結了。他們出來了。

馬克 你爲什麼不在禮拜堂中，去站在她旁邊呢？

安得羅 我去過的。我和她同去的。我先立起來，回答了她的許多問題，就站在旁邊，然後輪到她。我瞧她走上去，并且瞧見她唇際起了一個瘰癧，這是她的母親時常有的，那麼以後——我再也耐不住——我就走開了。我知道這樣未免懦怯，可是我的確站不住了。（瞧着外面） 他們來了。她和一個女教士同來。那個女教士就是來帶她去的。

馬克
帶她去？

安得羅 汎佛骸先生以爲她在這邊要被村人談論，所以已經替她在倫敦找到了一個安頓的所在，那邊有幾個女教士陪伴她。她此刻快要動身了。這也許是個頂好的法子。我不知道。

（洛司，吉巴得，哽咽着，兩手掩面，自右向左走過窗口，一個英國教會中的女教士扶着她。

牧師瑪加爾，汎佛骸跟着她們經過窗口。一羣村人走近窗口，向內瞻望。不多一刻，洛司，

吉巴得自左入，女教士扶着她。洛司是個美麗，嬌嫩的女子，年約二十，容態極嫺雅。）

安得羅 （伸臂給她。） 忍耐着，我親愛的。不要啼哭。我瞧見你就心碎了。

（牧師瑪加爾，汎佛骸入，年約四十，蒼白，堅強，安靜，恬淡，和博學的面貌，和靄，活潑的神氣；極尊嚴，極溫雅，安靜，堅強，動聽的聲音，不大會比平常談話的聲音高出去。他的全身姿態顯出極大的人格，極大的氣概，極大的禮貌，和極大的自制力。

村人圍聚窗外，向內瞻望，現出好奇，粗魯，和恭敬的樣子。瑪加爾走近窗口，開了窗。村人

瑪加爾 (用極安靜的聲音說着) 你們中間如果有胸中懷着那無聊和愚昧的,好奇心的

人,儘管來向裏面瞧。(他們退後) 你們中間如果有被今天早上那種可怖的教訓所

感動的人,就請回到你們家中去,仔細研究一下,那就可以使你們的行為和思想從今以後
像晝一般光明,像晶結體一般透徹,像雪一般白。

(他們逐漸散去。瑪加爾離開窗口,讓窗開着,走到馬克那邊。)

瑪加爾 馬克 (懇切的握手) 你到這邊來住了,我希望?

馬克 不多幾天罷了。你這裏有一點小事情麼?

(望着洛司,安得羅,及女教士等)

瑪加爾 快要完結了。讓我再和他們敷衍一刻罷。

馬克 我且去略憩片刻,再來見你。

(馬克退。瑪加爾轉向洛司,極溫存的樣子。)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可憐的孩子！

(她走向瑪加爾，帶着極勉強的樣子，女教士擺一張椅子，她就倒在上面，哽咽着。)

瑪加爾 (極溫存地俯向她) 我也明白你今天早上所受的痛苦。我很願來代你忍受，不

過這樣你就不能夠贖回你欺騙人家的罪，也不能夠使你的靈魂得到平安。(她繼續哽

咽着) 止！止！所有的苦痛都已過去了！祇望將來罷！想想你此後生活上的新鮮

和清白！想想你今天早上的覺悟和不隱瞞的愉快！你應該明白你已經把你的罪惡安

排妥當了。你今夜睡起來比英倫不論什麼人更要安穩。(她略安靜) 瑪加爾轉身向

女教士) 仔細去留意她。不要讓她胡思亂想，使他不斷的工作。并且時時寫信給我，

報告她的近况。(轉身向洛司) 馬車已經預備好了。快些告別罷。

洛司 再會，先生。謝謝你的厚賜。我是極壞——

瑪加爾 止！那是都已過去了。

洛司 再會，父親。

(伸臂抱安得羅頸，貼着他，一陣悲哀，發出急劇的哽咽。瑪加爾注視了一刻。)

瑪加爾 (插進去，輕輕地分開他們。) 這樣更使她難堪了。說一聲再會，就讓她去罷。

安得羅 (哭羞。) 再會，我親愛的！ (吻她。) 再會——我——我——我——

(勉強離開，走到窗口，背向觀衆立着。)

瑪加爾 (向洛司。) 不要再流淚了！有了壞處和罪惡才該流淚，你的壞處和罪惡都已過

去了！請你寫信給我，報告你的近況，和你對於工作的興趣。那是可以給你極大的平安

——極大的平安。唔，你此刻已經舒服了——我想你舊時那種快樂的微笑快要現出來

了。你覺得怎樣？女教士，此刻是不是一個微笑開始的時候？

女教士 是的，先生。我想是這樣的。

洛司 再會，先生——謝謝你的厚賜。我——我——

(又哽咽起來。)

瑪加爾 不，你又忘記了。我定要在你未去以前見你一些兒微笑。請看，安得羅。(安得

羅轉過來。爲了你的父親。你去後一定喜歡使你父親記得他末次見你的時候你面上是現着微笑的。那就是勇敢！再會！再會！

（洛司極勉強地做出一點微笑，就和女教士出去。不多一刻，見她在窗口經過，嗚咽地靠在女教士臂上。）

安得羅 請瞧！呀，先生，這件事情是不是定要在衆人面前舉行，對着她所有認識她的人？

瑪加爾 請你信我，安得羅，如果我自己的姊妹或是自己的孩子處了你女兒的地位，我也一定叫她去做你女兒那樣做的。

安得羅 她永遠拾不起頭來了。

瑪加爾 你要她抬起頭來去欺騙和辯護呢，還是要她低下頭去悲痛和悔改呢？

安得羅 我什麼都不想，祇想到她站在禮拜堂中的時候。那是我永不忘記的。

瑪加爾 請你告訴我，你是知道我很願赦免你們的，如果做得到。

安得羅 那麼那是做不到的麼？

瑪加爾 如果我曾經把人家欺騙了長久，那麼今天早上我所施給你們的那種舉動，我是極願忍受的。

安得羅 呀，先生，你說得容易。你是不至於被人誘惑的，所以也不至於墮落。

瑪加爾 我自信不至於這樣！我求上帝保佑我。不過即使我奔到這樣地步，我也覺得如果有人能夠使我懺悔和救我靈魂出罪的，就是我的真朋友。那麼我是不是你的真朋友呢，

安得羅！
(伸手) 你願意和我握手麼？

(安得羅猶夷地執了瑪加爾的手，勉強搖了幾搖，就走到門首。)

瑪加爾 (喚) 安得羅，此刻你的女兒已去，你屋內太覺寂寞了。到這裏來和我同住罷

這裏有一間大客室。你可以估據了作你的住所。那麼你此後就和我們的工作更覺相近，和我也更覺相近了，我的朋友。

(馬克入。)

馬克 我來遮斷你們麼？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不。請進來。我和安得羅的小謠話已經完結了。(向安得羅) 請你說你知道

我所做的對於你們都是正當而且是最好的。

安得羅 你所做的是你認為對於我們最好的，先生。我決不懷疑。我今天早上什麼事情都

弄不清楚呀。(退)

馬克 你這裏有一些苦痛的事情麼？

瑪加爾 可怕得很。但是我不能不把牠弄清楚。全村的人都在那裏談論。我却信她無辜，

始終爲她辯護。所以到了真相暴露的時候，我再不敢隱瞞。這樣人家就要罵我包庇自

己屋內的罪惡了。不過那個可憐的孩子！我很替她悲傷呢！請你告我一些你的近况

和你在倫敦的工作罷。

馬克 你必須要來參與我們的工作呢。(瑪加爾搖首)

瑪加爾 我不能住在那裏。我每去逗留了一二天，回來就逐漸害病，驚恐和膽怯起來。況且，

你忘了我的東方研究了。那些才是我的真工作。我不能跟他們在倫敦那樣匆促和狂

熱

馬克 你對於亞拉伯文的翻譯進行得怎樣了？

瑪加爾 很慢，但是很堅定的。安得羅於我大有用處。他雖然是個後進，然而他却具有學者的真本能。

馬克 唔，你的見識極是。不過我們很望你到倫敦去。因為你能够不久把那重建禮堂的款子募集。

瑪加爾 (搖首) 我不能够帶着帽到各處去奔走的。

馬克 此刻進行得怎樣了？

瑪加爾 極慢。恐怕我終身不能使牠成功咧。唔，我正在昨天接到一個無名氏的五十鎊呢。

馬克 你對於這筆款子的來歷有些知道麼？

瑪加爾 不。銀行中通知我，說那是我一個「幽祕生活」的讀者捐來的，並且他不願把姓名示人。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馬克 那本書此刻正在發生極大的影響呢。人人都在那裏談論牠。并且牠已經帶給你一個極有錢的新信徒——這個萊司頓夫人。她是住在這邊的，不是麼？

瑪加爾 是的。怪異的女子——

馬克 你時常見她麼？

瑪加爾 我當然去訪過她的。我在宴會中見過她一二次。她到這裏來訪過三四次，耗去我數小時的光陰。

馬克 怎樣耗去呢？

瑪加爾 使我不能工作。我希望這個女子快回倫敦去罷。

馬克 爲什麼？

瑪加爾 因爲她那種輕浮和不誠實的樣子使我嫌惡。不——不是不誠實。我記得了。因爲她說過一兩件事情，似乎很能顯出一種真實和深刻的感情。不過總括一句，我不喜歡她——我覺得我極不喜歡她。

馬克 爲什麼？

瑪加爾 她常到禮拜堂中來——

馬克 那是當然沒有什麼大妨礙的——

瑪加爾 不，不過我不明白她究竟是嘲弄，還是批評，還是信仰，還是她僅有些煩惱，以爲我那件白法衣漿得太薄，或太厚。

馬克 她是極富，大可以助我們的進行。我們應該想法去培植她。

瑪加爾 我不會去培植人家的。你覺得她怎樣？

馬克 一個極聰明而極擅長交際的女子，最聰明不過的，就是她却並不是生長在交際場中呢。

瑪加爾 她的歷史你知道多少？

馬克 就是在我信中寫給你的那一些罷了。就是她是澳洲一個富翁的獨養女兒。她的曾

祖，據我曉得，是澳洲的一個罪犯。她起初被遣到英倫去受教育；回到澳洲，結了婚，她的丈夫和父親都亡故，就再回到英倫，成了一個寡婦，在美汎爾居住，廣交際，並且做許多慈善事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業，讀了你的「幽秘生活」，就到這邊來訪問，決意住在這邊并且要人介紹給你——這個介紹就是我給她的。

（番尼入，通報萊渥夫，汎佛骸先生進，一個英國的鄉間紳士，年約六十五，態度服飾都帶舊式。番尼退。）

萊渥夫 瑪加爾——得闊雷先生！很喜歡見你。你們正在那裏談職務——也許是宗教對一點，因為這是你們的職務。我猜得不錯麼？

瑪加爾 不，我們不是談職務。我們正在議論一個女子。

萊渥夫 牧師的職務不是十分之九要涉及女子的麼？（瑪加爾略激動。）請恕我，我的孩子。（向馬克。）我對於瑪加爾所做的事情十分信仰。他的新教義我完全承認，我此

刻預備盡力去追蹤他，不過當我潛心去和那看不見的老亞當在一起的時候，他應該容許我偶或有一回使他慢的雅謔。但是，（極興奮地）他也知道我是怎樣的把他誇耀，和怎樣的感謝上帝，因為賜給我這樣一個兒子，他此刻正在改革全英現代的宗教思想，

并且他（變爲滑稽）終不會做到一個主教——一個副主教也做不到——我不信

他會做到一個鄉間的副監牧師。你們對於這個女子在那裏議論她些什麼？我願意賭

個輸贏——（佯咳）——我應該說，我願意賭勝——（瑪加爾激動，萊渥夫聳肩向馬克，

用堅定的聲音說着）——不用什麼來作孤注，我願意賭我知道那個女子是誰——萊司

頓夫人？我對麼？

瑪加爾 是的。

萊渥夫 唔，我並沒有聽見你們對於她的意見。可是我願意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們——公平

無私的——（用勁）極怪異的東西。

馬克 瑪加爾剛才說她是個怪異的動物。

瑪加爾 我不能夠了解她。

萊渥夫 如果你不能夠了解一個女子，你應該承認她終有些不妥的地方。

瑪加爾 她似乎具有極善和極惡的可能性。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萊渥夫 胡說。男子果然有各種不同的人，可是，請你信我，女子却祇有二種——善的和惡的。

瑪加爾 你不能把女子分爲二種像這樣分法的啊。

萊渥夫 但是我是這樣分的——綿羊和山羊。綿羊在右——山羊在左。

瑪加爾 (搖首) 女子的性格中間含有極大的奧妙，不是你能想像的。

萊渥夫 「奧妙」是現代通用語中間意義最寬泛的一個字。請你聽着罷，所謂奧妙，實在是

空無所有的。這個字的意思，或是指一種無謂的刻劃，或是竟指一種純粹的罪惡。魔

就是我們在歷史上所見最奧妙的一種東西。

瑪加爾 但是他對於現世一般人的人格的陶冶仍有些關係呢。

萊渥夫 那我並不懷疑。并且我覺得他對於萊司頓夫人的人格の陶冶更有關係咧。

瑪加爾 難道他對於我們這班人的人格的陶冶就沒有關係麼？我門的靈魂不是常在天堂

和地獄兩端搖擺不定的麼？

萊渥夫 唔，那種女子，她的靈魂常在天堂和地獄兩端搖擺不定的，我決不要她來坐在我的爐

側，或是來據我餐桌的首座。雖然我不說我不願意偶或去請她來用一次膳。說到這裏我想着了，你要在這邊逗留幾時，得闊雷先生？

馬克 到星期五就要去的。

萊渥夫 明天晚上你肯來和我共餐麼？

馬克 喜歡的。

萊渥夫 你也來，瑪加爾。我要去請司打特畏克夫婦，并且，（突然）如果我去請這個女子便怎樣？

瑪加爾 萊司頓夫人麼？我寧願你不。

萊渥夫 爲什麼不？如果她的靈魂當真在天堂和地獄兩端搖擺不定的，祇要費心你把她輕輕地向天堂那裏推一下就是了。

瑪加爾 好極——去請她。不過我寧願你不要輕率地說着——
萊渥夫 說着她的靈魂麼？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說着不論什麼人的靈魂。

萊渥夫 我不——一個女子的靈魂也不說。可是我希望她們不要搖擺不定啊。女子的靈魂，除了向天堂以外，是不應該向別處搖擺的。啊！瑪加爾，讓我來說個暢快罷。當我在童年時候，宗教是一樁簡單而容易做的事情。什麼教區長哪——書記哪——三塊舊甲板

拼成的講壇哪——村中的唱歌隊哪。好一個村中的唱歌隊！我此刻想來，恐怕都是錯

的——不過那些的確是舊時極舒服的日子啊。

瑪加爾 宗教原不是簡單——或是容易做的。

萊渥夫 不。你又要說得奧妙了。我祇要一個率直的「是」或「不」，一個率直的黑或白，

一個率直的對或錯，可是現在的教師或講道者中間沒有一個肯這樣來告訴我呀。唉！

這種世界我覺得實在太奧妙了！我要踱到島屋去請萊司頓夫人明天來用膳呢。

馬克 我和你同去訪她。你不高興麼，瑪加爾？

瑪加爾 絕對不高興。我要去叫安得羅立刻工作，免除他的煩惱。

萊渥夫 我今天早上沒有到禮拜堂中來。我預料進來是要很悲傷的。（望着肖像）她應該怎樣說法呢？

瑪加爾 我想她一定贊成我的舉動。

萊渥夫 （脫着肖像，嘆着，掉轉去。）來罷，得闊雷先生。我不能說我是喜歡你這個萊司頓

夫人——我不明白我爲什麼要去請她來用膳。（退。）

馬克 （正把肖像看得出神。）你母親那幅肖像是何等神奇呢！她的形容真同活的一樣！

瑪加爾 她是活着的。（馬克隨萊渥夫退。）

瑪加爾 （走上階級，把肖像取在手中。）是啊，我對待人家是忠心的，我不麼？請你在我耳

畔向我說，我的舉動是正當的，去恢復這個飄泊的父親和女兒的透明生活，一個沒有秘密

和詐僞的生活！請你在我耳畔向我說，我今天早上的那種工作是極合上帝的意思，也極

合你的意思。

（沃笛麗，萊司頓，年約三十，穿着極時式的晨裝在窗後過來，和萊渥夫及馬克出去的方向

恰相反背。她起初似乎在那裏窺伺他們過去。她走近窗口的時候，轉過來瞧見瑪加爾和那肖像在手中。瑪加爾吻着肖像，然後放在桌上，正在放下去的時候瞧見了她。

瑪加爾 萊司頓夫人！

沃笛麗 剛才出去的不是萊渥夫先生麼？

瑪加爾 是的。我就去喚他回來。

沃笛麗 請你不要去。

瑪加爾 但是他要和你講話呢。

沃笛麗 我不願意去和他講話。

瑪加爾 爲什麼？

沃笛麗 我願意來和你講話。

瑪加爾 講什麼？

沃笛麗 講我的靈魂，講你的靈魂，還要講別人家的靈魂。
(畧靠着窗口，他緘默思着，他

的態度在前半幕中保持着冷淡，強制，和略帶不耐的樣子。停頓。）我知道你觀察人家的態度，老是要去觀察他們靈魂的。

瑪加爾（極冷淡） 如果他們是的確需要一種精神上的忠告。

沃笛麗 我覺得我正是需要一種精神上的忠告呢。（停頓。他立着，冷淡，不回答。） 你在

禮拜堂中瞧見我麼？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那件事的全本真是怪異得可喜。（他蹙額。） 今天早上那一齣戲你還要牠重演麼？

瑪加爾 一齣戲？

沃笛麗 那是「一齣戲」你知道的。 那個可憐的女孩子，我很替她悲傷，可是我却嫉妒她。

瑪加爾 嫉妒她？

沃笛麗（更靠進窗口。） 你應該明白她是劇中的女主人，雖然你也是個重要角色，並且演來

也很賣力。 不過無論如何，那個該殺的男子才是全劇的主人翁咧。 那個可憐的小動物，

她的面貌真是非常溫雅可愛，并且那樣的天真——我想她大可以進天堂呢。一個主日學校裏的教師有一次向我說，被誘惑的女孩子大都是好女孩子。那句話不錯麼？

瑪加爾（冷淡） 你是來和我談你的自身問題呢。

沃笛麗 我是的呀。你可知道當我瞧見那個女孩子很有趣地站在那裏，我就覺得我自己也很願意去對衆人懺悔——如果你以為這是於你的教區有益的——并且如果你肯容許我在那時候穿一件突異的衣服。

（瑪加爾急轉身子，宛如要和她口角似的，然後頓着，不做聲。）

沃笛麗（沉思） 我想一個人的懺悔祇有黑白兩種。決不會有紅和黃——或藍的。灰白色也許使得。（停頓） 你覺得怎樣？

（瑪加爾不答。）

沃笛麗（更靠進窗口，用一種更低而更狡猾的聲音） 你是不是當牠一樁極有趣的事情，因為覺得你的意識是高出於常人，而尤其高出於我們這班女子？

瑪加爾 當你來到我這裏的時候，你不是個男子，也不是個女子——你不過是個滿身罪惡的靈魂罷了。

沃笛麗 呀，不！我不願去做個「牠」。我一定要做個女子，雖然我不管我有沒有靈魂——也

不管我的靈魂有沒有罪惡。并且我也想去使我的靈魂得救的——不過我常覺得去救出一個人的靈魂是一件自私自利的事——你覺得怎樣——那不是很對不起人家麼？

（他立着，又惱又恨。略停頓。）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禮拜堂中想些什麼？

瑪加爾 不。

沃笛麗 我正在比較三種職務的樂趣——軍人的，醫生的，和牧師的。那是怎樣的榮耀和快樂，當你騎了馬去迎接一個人，他是騎了馬來殺你的——但是你把他殺了！可是我寧願做個醫生，去操縱生死。去握着全權醫治一個病人，去見他在榻上反覆轉側，并且去想「這樣也許能夠治愈他，也許能夠致死他，我要不要冒險呢？無論如何，即使他死了，我也可以得到很大的經驗。我決計冒險罷！後來——他死了——不，他活了！我救他的命

了！你不歡喜去做個醫生麼？

瑪加爾 不。

沃笛麗 那是因為你知道做牧師的樂趣更大。（他恨恨地轉過去。）他能够操縱人家的

靈魂呢——

瑪加爾 操縱！

沃笛麗 你的確是操縱我們靈魂的，你不麼？那些靈魂都在你的掌中。去想，「這個男子，或

是說這個女子，是有一個不朽的靈魂。她是輕浮，呆笨，欺詐，愚鈍，也許是邪惡，也許是惡極

不堪。她就要失掉她的靈魂而永遠墮落。但是如果我竭力去救她，譴責她，教訓她，替她

申辯，替她祈禱，引導她——她就明白了——她就不算是個極壞的人了——我要不要救

她？她值得救助麼？她爲人愈壞，我把她救出以後的酬報和榮譽也愈大。我要不要做

呢？這個女子的靈魂已經託付給我了。她的永生或永死全靠我來決定。我應當怎樣

做呢？我去救她，還是去讓她墮落呢？」

瑪加爾 (誠懇地走到窗口。) 你的意思是這樣麼?

沃笛麗 什麼意思。

瑪加爾 就是說你的靈魂已經託付給我。

沃笛麗 一點也不是這樣。我的意思不過是說這一類的思想一定常在一個牧師的腦中迴

旋罷了。不是麼? (停着好久。) 你爲什麼不講話?

瑪加爾 (冷淡, 嚴厲。) 我講不出什麼。 (停頓。)

沃笛麗 (取出錢袋, 在袋內取出鈔票二紙。) 呀! 我忘記了——我帶給你一點小小的捐

款, 預備你們重建禮拜堂用的。

(把鈔票放在窗沿上。瑪加爾立着, 冷淡, 忿怒。)

沃笛麗 你願意收取麼?

瑪加爾 謝你。不。

沃笛麗 我想你待我未免有些無禮了。我向你竭誠地悔過, 你不睬我。我虔敬地捐款給你。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你又不受。你讓我立在門外——甚至於沒有請我進來。

瑪加爾 (極嚴肅) 請進來! (她向上望着, 不明白他的意思。同樣冷淡, 嚴肅的聲音)

請進來。那邊走——外面的門開着呢。

(她過去, 他走到門的左首, 把門開着, 她進來)

瑪加爾 (待她走進把門用力關上, 極嚴肅地向她) 你爲什麼要到這個村中來, 到我的禮

拜堂中來, 到我的家中來呢? 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 如果你是來悔過的, 我就想法給你

平安。如果你來的態度是和世間一般女子差不多的, 我就要對你說, 「世間的友誼, 就是

上帝之敵。這是一向如此, 並且是永遠如此的。禮拜堂中用不着你, 用不着你那種虛偽

的虔敬, 用不着你的捐贈, 也用不着你來替她服務。請你回到世間去罷, 讓她單獨着。」

可是你來的態度既不像悔過, 也不和世間女子一樣。你來的態度到像——像一個壞的

天使, 來嘲弄, 諷刺, 和誘惑。你竟敢來戲侮神聖麼? 你竟敢這樣啊!

沃笛麗 (一個極低的, 恬靜而愉悅的聲音) 我想不到一個教士也會發脾氣的。如果有

人這樣問我，我一定說你是決不會如此的呢。

(他立着，嚴肅，反抗的樣子。)

(安得羅入。)

瑪加爾 什麼事，安得羅？

安得羅 我以爲你是沒有事呢。(走着。)

瑪加爾 我是的。我快要到你那邊來了。

瑪加爾 (向沃笛麗) 你說得不錯。發脾氣是不對的，並且我此後因爲要保持不發脾氣

就請你無事不要來訪我，這也許你不會見怪的。再會。

沃笛麗 汎佛骸先生，汎佛骸先生。(瑪加爾旋轉。) 我很粗暴惹厭。我要求你原諒。請

你恕我。

瑪加爾 那是一定的。請你不用多說。

沃笛麗 我在窗口見你吻着肖像。那是你的母親麼？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她定然是個好女子啊！不要想因為我是壞的——

瑪加爾 你是壞的麼？

沃笛麗 不是你說的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好是壞，不過我有時覺得女子中間希望做好

人的再沒有像我那樣懇切了。

瑪加爾 你當真麼？

沃笛麗 (興奮地) 讓我來吻一吻這個肖像罷！(向前去做)

瑪加爾 (堅決地) 不。(插進去阻止她)

沃笛麗 爲什麼不？

瑪加爾 我寧願你不。

沃笛麗 你不信我是個好人啊。

瑪加爾 我不能容許你。

沃笛麗 那幅肖像是誰繪的呢？

瑪加爾 一個意大利少年。我母親有個兄弟，是個天主教中的牧師，那時候他住在羅馬。當

我三歲的時候，我母親到那邊去養病。這個意大利少年見了她就請求她允許去繪她的像。她回到家中，死於肺癆症。後來我叔父把這幅肖像寄給我父親，並且報告說那個青

年畫家也染着肺癆症死了。

沃笛麗 多麼奇怪呢。那麼此後你就和這肖像常在一起麼？

瑪加爾 那幅肖像寄來的時候我還是個孩子咧。我慣常去在牠前面祈禱。所以當我第一次出門的時候，我父親就把牠給了我。此後牠和我常在一起，在哀頓，在牛津，以及在我候補牧師的許多地方。

沃笛麗 你肯讓我在未走以前吻牠一吻麼？（傾向牠）

瑪加爾 （阻她） 我寧願你不。

沃笛麗 爲什麼不？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我對於牠抱着一種奇特的信念。我要把牠掛起來了。

沃笛麗 (略阻他) 不。讓我來瞧一下。讓我握在手中。我沒有經你同意決不吻牠的。

(她取了牠,仔細瞧着。) 請告我——你對於牠有什麼奇特的信念?

瑪加爾 我母親是個篤信宗教的女子,當我未生以前,她已經把我許給了神明,叫我專替教會服務,和哈娜把薩米爾許給神明一樣。她臨終時候向我說,「我不會離開你的。終你一生我沒有一刻不在那裏看守你。你的一言一動,一念我都知道。你雖不見我,但是我却不離你的左右。有時我的手加在你的頭上,可是你全沒有知道;有時我的唇貼在你的面上,可是你並沒有覺得我在那裏吻你。謹記着,你是被一個死人在那裏看守啊。」

沃笛麗 那麼你就相信你是被死人看守着麼?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那麼你也相信她此刻正和我們住在一起——在這間屋內麼?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她是個好的天使。

瑪加爾 她是個好的天使。

沃笛麗 我明白你不允我吻牠的理由了。

(瑪加爾作勢要去取那畫像。)

沃笛麗 (握住) 不。是啊，我覺得她定在這間屋內的。

瑪加爾 爲什麼？

沃笛麗 我初來的時候，胸中懷着無數愚昧的邪念——她此刻都替我除去了。

瑪加爾 噢，我但願你當真改變一下！

沃笛麗 我也許要的。(興奮地) 請你當真讓我和這可愛的臉兒吻一下罷。(停頓)

瑪加爾 不——至少不在此刻，緩一緩罷。請你把牠還給我。(他取牠) 我要把牠掛起

來了。

(他取了牠走近階級) 你願意替我暫握一下麼？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她走近階級，當他上去的時候代他握住牠，然後授給他)

沃笛麗 說我們被死人看守着真是個奇怪的思想呢。我以前從沒有遇着過。我不明白鬼

是怎樣形狀呢？(他掛好了畫像，走下階級) 請你把重建禮拜堂的錢收了罷！在那

邊窗沿上呢。(他過去取了牠) 謝謝你。

瑪加爾 謝謝你。

沃笛麗 我以後就不要再來找你麼？甚至於談我的靈魂也不要來麼？

瑪加爾 我就要往島上去住幾時，祇逢到星期日纔回來。

沃笛麗 聖台奇蔓島。你在那邊造了一所房屋，你不會麼？

瑪加爾 那隻廟宇，因為沒有人照顧，已經頹廢了。我把牠重建起來，并且在傍側替自己也造

了二間屋子。我祇有不多幾冊書，此外都是些飲食所用的東西。我常到那邊去工作和

思考。

沃笛麗 那麼島上祇有你那座屋子麼？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在那邊不是要覺得非常寂寞麼？

瑪加爾 (望着畫像) 我從不會單獨的。

沃笛麗 不，你有你億萬數好的和壞的天使在那裏，除了那百數經濟的遊客。

瑪加爾 是的，在夏季，但是他們不過勾留數小時罷了。

沃笛麗 在晚上我從我客室的窗口可以很清楚地望見你煙囪內的煙。兩邊相比有多少呢？

瑪加爾 約四英里。

沃笛麗 我以後要叫哈那福得划我過來玩咧。不要驚恐。你在那邊的時候我不會來的。

我要把你所有好的天使驚散。(瑪加爾略現不耐狀) 你是願意驅逐我的。(走，突

然回轉) 如果我到你那裏來悔過，你不會驅逐我麼？

瑪加爾 不，如果我能够爲你效力。

沃笛麗 自從我進了這間屋子，我似乎已經把我的本性改變了。

瑪加爾 怎樣？

沃笛麗 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有幾個本性，并且要把牠們改變幾次。

瑪加爾 我望你不要說這種話。

沃笛麗 我不。（極嚴肅地）你剛才說我戲侮神聖。我是的，也許我剛才確是這樣，直到

你談起了她。

（警告狀）不要讓我來戲侮你的靈魂啊。

瑪加爾 我不明白你。

沃笛麗 你也許能够益我，但是我却極容易禍你。

瑪加爾 怎樣？

沃笛麗 我是個壞的女子，比不得你是個好的男子。

瑪加爾 但是也許我能够影響你，使你變好。

沃笛麗 難道你以為你能够影響我，我就沒有相等的影響及到你麼？

瑪加爾 原動和反動果然是相等而且是相反的。你以為那條定律在精神界中也能存在，和

在物質界中一樣麼？

沃笛麗 我決定牠是這樣的。那麼讓我去罷。

瑪加爾 (突現極大的感情) 呀，但願我能夠救你！

沃笛麗 你能夠的，如果你願意。祇要你肯助我，我就很願意去努力。可是你並不信我能夠呢。

瑪加爾 你怎樣說出這種話來？

沃笛麗 你說我是個壞的天使——并且你不以為我是個好人，配去吻牠呢。(斜行走上階

級；他作勢求免，但是她不睬。) 如果你知道那是能夠給我一個極大的鼓勵，使我去做好

人的，你還要拒絕我麼？(她懇切地望着他；他也望着她，像求免，又像允許的樣子；她走上

一二級，他又作勢求免，但是並不去擋她。) 你知道麼，如果你以為我是值得去伴你那個

好的天使的，於我就有莫大的影響呢？那是彷彿行了一個洗誓禮呀！(走上階級。他

作更強的勢子求免。) 呀，你以為我不值得——

瑪加爾 不，不——

以笛麗 (在階級頂上極引誘的樣子) 當真救我罷。我是值得救的。(低聲) 我可

以吻牠麼？我可以麼？我可以麼？(他不答。她恭敬地吻了壁間畫像，轉身向他慢慢

地走下。) 你壞的天使吻了你好的天使了。(對他行個假禮。徐退。瑪加爾惶惑地

立着。)

(第一幕至第二幕相距四個月)

第二幕

景 不列斯吐海岔中聖台哥葛島上的廟。一間住宅環廟造着，後牆現出一片美麗的，哥德式

建築物的遺跡。右首地上一個大火爐。火爐上首一個門。左首一個門；二個窗子，在廟

的兩面分開，可以望見海面，直到水天盡處。一個書架；一張桌子；老櫛樹的壁板，約七尺高，

環在四面，上面都是刷白的牆壁。紅磚鋪的地板。一切布置都極簡率，但仍覺精緻，大概

是瑪加爾躬率村匠做的。時，一個九月的晚上。發現安得羅，吉巴得，他正在整理一個行

囊，和哀得渥得，拉希馬。（卽神父希拉利）一個天主教中的牧師，年約六十，態度極端

莊。弗雪空入，是個老年的舟子。

弗雪空 喂，先生們，請你們快些動身吧！如果你們不快一些來，我們要失掉潮汐了。

希拉利 我什麼都準備好了，弗雪空，祇要等我向汎佛骸先生說一聲「再會」。

弗雪空 那麼汎佛骸先生不和我們同行麼？

安得羅 不，他要在島上逗留一星期，你在星期六早上必須要來候他的。

弗雪空 星期六早上。今天是星期三。你說的不錯。好極。星期六早上。你要和我們同

到聖馬加拉高上去麼，吉巴得先生？

安得羅 是的——我們可以在那邊找一個所在過夜，我們可以麼？

弗雪空 唔，我警告你，那邊是很荒涼的。

希拉利 難道比我的救主初到這裏來的時候還要荒涼麼？

弗雪空 我並不是這樣說，不過據我看來，差不多也要這般荒涼咧。

希拉利 那我就妨了。汎佛骸先生在那裏？

弗雪空 不多一刻他正在瞧那迴游汽船駛回勞般漢呢。

希拉利 你能否去找他，并且告訴他我候着就要動身呢？

弗雪空 不錯，先生。好極。（退）

希拉利 安得羅——你不覺得汎佛骸先生的態度有些改變麼？

安得羅 改變，神父？

希拉利 他好像有些焦灼的樣子，和他本來的態度大不相同了。

安得羅 當真麼？

希拉利 我離開英倫已有六年了。但是他以前總是很安靜的。他此刻有沒有什麼煩惱你

知道麼？

安得羅 他從沒有說過。

希拉利 不。不過你是和他常在一起的。你當然已經窺見他的變態。

安得羅 是的。他果然改變了。

希拉利 他改變幾時了？

安得羅 四個月以前。

希拉利 你知道那是什麼緣故？

安得羅 他來了！

(瑪加爾入)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你預備動身麼，納得叔父？

希拉利 是的。你不能改變宗旨，來和我們同行麼？

瑪加爾 不，我一定要住在這裏。（視着書籍，焦灼的樣子。） 我喜歡獨居的。你到了聖馬加

拉沒有什麼需我麼？

希拉利 人們有一個傳說，把她和聖台苛曼聯在一起——關於這點，我想我們大概都很明白，不會再有疑問吧？

瑪加爾 不。那些漁人所知道的，祇是從那嚮導書中所得的一些罷了。

安得羅 （提行囊立着。） 你沒有別的東西要帶上船去麼，神父？

希拉利 不，沒有了安得羅。

安得羅 那麼我就把牠帶下去，並且在那邊候你。

（安得羅退。）

希拉利 我們就此分手麼，瑪加爾？

瑪加爾 除非你肯在克利烏海頓逗留到星期日。

希拉利 不，我已經在英倫有了工作，我一定要回去和我的伴侶相見的。我希望我能在未死前

得見那廟宇重建在這兩個姊妹島上啊。我預定明天早上離開聖馬加拉到克利烏海頓，

在那邊搭下午火車到倫敦，然後在星期五早上動身到意大利。你願意到馬耶拿來找我麼？

瑪加爾 我有機會就來。

希拉利 在這個冬天麼？

瑪加爾 不，不在這個冬天。我立刻要去做那重建禮拜堂的工作，我此刻已把所需的款子籌集了。

希拉利 那些款子都在二三個月內齊集起來，真是奇怪呢。

瑪加爾 是的，並且是從莫倫不同的各處寄來的——有一天從孟鳩司脫寄來一千——隔一天就從一個不聞名的村中寄來五百——此外就是那筆最後的巨款，剛在上星期寄來。

希拉利 那不是很像從一個人寄來的麼？

瑪加爾 是啊！我也想到的。

希拉利 你猜不着是誰麼？

瑪加爾 我略有些疑心。不過我有了款子，可以鳩工與築，總是一件幸事呢。

希拉利 瑪加爾——我剛才問過安得羅，你不是有些煩惱麼？

瑪加爾 不——不。你怎麼會這樣想起來？

希拉利 你此刻不是原來的你了。（停頓）那件事我能夠來助你一臂麼？

瑪加爾 沒有什麼。（停頓）雖然有過一件事情。可是已經過去了。（希拉利現出嚴

重的神氣。）你不必替我擔憂。（伸手）

希拉利 （接他的手，握了長久，嚴重地視他。）如果你此後需要一種更深的平安，不是在你

自己的心內或身傍所能找得到的，就到意大利來找我罷。

瑪加爾 但是我此刻是很安定啊。（焦灼，伸手摸着頭髮，然後帶一點不滿的樣子。）我此

刻是很安定啊。
(希拉利搖首) 你以為你定能把更深的平安給我麼？

希拉利 我知道我能夠的。

瑪加爾 我此後也許要來找你。

(弗雪空在門首探望)

弗雪空 喂，先生，請罷，我們要失掉潮汐了——我們不能在晚餐前抵聖馬加拉了。

希拉利 我來了，弗雪空。

瑪加爾 弗雪空，請你在星期六早上來候我。

弗雪空 星期六早上，準十二句鐘，我在這裏的。不錯，汎佛骸先生。好極。(退)

希拉利 再會。

瑪加爾 再會，納得叔父。

(極誠懇的握手) 希拉利退。
瑪加爾走到門口，立在那裏望了一刻，回進去，向着書籍。

(希拉利再入)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什麼事？

希拉利 我不喜歡離開你。今夜和我同往聖馬加拉去罷。

瑪加爾 我要去麼？這也許是頂好的法子——請你等一刻。

弗雪空 (在外面喊着) 喂，拉希馬先生，請罷，先生——我們要失掉潮汐了。

瑪加爾 不必等候了，我在這裏是很安穩的。再會。

希拉利 (遲遲地，懊傷地) 再會。

(徐退。瑪加爾瞧着希拉利過去，在門首立了好久，搖手，然後關了門。)

瑪加爾 我可以安定了！ (從衣袋內取出信來) 她的信！我不去讀牠！ (重放入衣袋，

跪下去燃着火。) 你爲什麼要到我的生活中來呢？我並沒有找你啊！你是不召自來

的，并且，待到我覺察的時候，你已經把我心坎的最深處扭開了。你的衣裾已經掃入了我

四周的門戶。我身上每個罅隙中都有你的香氣。你已經佔有了我！ (起立) 不！

不！不！我決不降服你！ (取書，坐在爐側，讀了不多一刻) 你是在那火中呀！你的

影子依稀地現着——啊，我的光和我的火呀，你要不要把我對你的愛來燒掉我？（起立，

歎氣。）我狂易了！

（停頓，極堅決地。）

我一定要主宰我自己——除了對於我的工作

和我的上帝外，不願去做別人的奴隸！

（堅決地坐下去，讀了不多一刻，把書落在膝上。）

在這裏吹過的風也許要去拂着她的眉毛啊，在我唇際拂過的那陣微風也許要到對岸去拂着她的嘴唇啊。（起立，擲書桌上，走向窗口，把信重新取出，猶夷地握着。）我爲什麼

不去讀牠呢？牠的一鈎一劃都鐫刻在我的心頭呀——（拆信）「本教區內的靈魂監視

者賜鑒，我對於我們昨宵的談話，已經仔細想過一番。我此刻也明白我畢竟是有一個靈

魂的，不過是個極不舒服的靈魂罷了。我相信如果有人能夠給我一個極大的鼓勵，我也

許會變成一個聖哲，或殉道者，或是達到別種神聖的地位。并且我相信此刻正有一個人，

他是能夠給我那種鼓勵的。」「此刻正有一個人，他是能夠給我那種鼓勵的——」「但

是我望他不要做。老實說，你也許能夠救我，不過你的犧牲太大了。那麼別爲我麻煩罷。

不過你此後如果仍覺得我這顆飄無依的靈魂，是值得你靈魂上片刻顧念的，就請你在明

天來和我共餐，我要把你愛吃的那種素淨的奶油餅裝在藍色的古磁中來給你。並且，我這次的濟渡也不要太簡率，我還要把德國古代最精良的白葡萄酒來誘你一飲。」那麽我去呀——是的，我去的。「可是爲了你自己——我用一個女子的口氣來顧全你現世和永生的幸福——我寧願你不要來。算了罷。我們就此永訣罷。也許我們的靈魂此後會在那無目的的虛空裏互相致敬，並且，當我念着你的時候，想起了我曾經把你從你一個壞的天使，沃笛麗，萊司頓手中救出來，我就要笑一個甜蜜得爲我唇頰所從未笑過的微笑。附啓。請你聰明些，讓我去罷。」我不能！我不能！可是如果不讓她去——我又得到些什麼呢？苦惱，無望的愛情，失職，廢業，終身擾亂和毀滅。呀，但願我能夠聰明些——我要的！我要把她這頁最後的情書撕毀了。（走近火爐，把信撕爲小片，注視牠燒却。）完結了！我戰勝了！我可以安定了。

（在桌旁堅決地坐下，讀書。有人輕輕敲門；他現驚異狀；敲門聲再作；他起立，走到門口，開門。此刻沃笛麗的面在右首窗口露了一刻。他向外望着，立了片刻，關門，重新在桌旁坐

下，讀書。敲門聲再作；他起立，沃笛麗現於門首，他現出一陣極愉悅的神氣，立即退住。

沃笛麗 我可以進來麼？（停頓） 你是很忙——我要去了。

瑪加爾 不——（她在門口停着） 請進來。

（她進去。他呆呆地站在桌旁。外面日落。室內漸成黑暗。）

瑪加爾 你怎樣來的？

沃笛麗 你是不預備我來的。你不慣去招待不速的天使——就是壞的天使也不招待。

瑪加爾 （枯澀的聲音） 你的船和你的伴侶在那裏呢？

沃笛麗 我沒有船，也沒有伴侶。

瑪加爾 （驚喜） 你是單獨麼？

沃笛麗 當真單獨呀。

瑪加爾 你怎樣來的呢？

沃笛麗 我是依着世間最簡單而最常見的法子來的。今天早上我搭車到勞般漢去購辦什

物，當我走回車站的時候，有個童子把這張帖兒給我。（取出一張黃色小帖兒來。）這

是一張午後到聖台雷臺和聖馬加拉島上去游行的車票。我忽然動念——我就依了牠。

我先發一個電報到克利烏海頓去喚一隻小船，叫牠在六句鐘時候來候我——（取錄出）

——祇剩十分鐘了——就趁了那隻迴游汽船來的。他們在此登岸都不過逗留了半句

鐘。我藏匿着直待那汽船回去。然後到你這間小屋那邊來。我聽見人聲，所以重又匿

着——有誰來過呢。

瑪加爾 祇有我的書記和我的納得叔父罷了。

沃笛麗 那個天主教中的牧師。我剛才瞧見一隻小船駛去——就是他們麼？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他們不回來麼？

瑪加爾 不。

沃笛麗 你見我來有些惹厭麼？

瑪加爾 不不這這樣不是有些——盧芬麼

沃笛麗 呀，我有時必須要有一點狂易的舉動，不過要去維持我健康上的平衡罷了。况且，十

分鐘內我的船就要來了。（停頓）

沃笛麗 這裏祇有我們二人，真是奇怪呢！

瑪加爾 這個島上絕無僅有的兩個人類——我們倆！

沃笛麗 還有我們的兩顆靈魂呢。

瑪加爾 我願你不要戲侮神聖罷。

沃笛麗 我不。（突然地興奮地）我希望去做個好人呀！助我去做個好人罷！你以為

我是愚鈍，輕率，和浮躁。唔，也許我是這樣的，不過當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不論什麼

都能夠的，不論什麼——除掉要我去做個平常和凡庸的好女子。

瑪加爾 但是那些不是一個女子所應有的麼？

沃笛麗 也許是的。這實在是一種可憎的遺傳，不是麼？并且我並不是一隻倉門口的禽鳥

呢。

瑪加爾 你是什麼？

沃笛麗 隨你高興去算我什麼罷。不要以為我是諂媚你。不要以為我是厚顏而不像個女

子。我不過說句老實話。你已經把我改變了。我此刻願意聽你的命令去從事，信仰，和

忍受不論什麼事情！今夜正是我進退兩難的時候了！我不是被引入天堂，便是被踐入

深淵。究竟是那一樣呢，我不明白？

瑪加爾 （躊躇了一回，用安靜的聲音說） 都不會的，我很相信。我望你在十分鐘內趁船

回去，一路安穩，在你那個美麗的藍色磁皿內飽餐一頓，並且還有一宵的安睡。然後明天

醒轉來就會忘却這種鹵莽的變態了。

沃笛麗 呀，你不睬我！好極！我們同下了塵世。我是粗俗得和那泥土一般。可是我總以

為你是要望我靈感的。

瑪加爾 我要望你誠實些，望你現出你的真面目來。

沃笛麗 好極！請告我應該怎樣。你是我靈魂上的父親。

瑪加爾 不，你從沒有允許我來做你的牧師呢。

沃笛麗 我從沒有允許你

瑪加爾 并且我也不敢。

沃笛麗 爲什麼不？

瑪加爾 因爲你從沒有讓我忘却我是一個凡人。

沃笛麗 好極。不要做我的牧師罷——至少不要在此刻。請你告我一些你望我去做的事

情，然後我就去做！

瑪加爾 在你寫給我的那封信中間——

沃笛麗 你把牠保存麼？

瑪加爾 不，我把牠毀滅了。

沃笛麗 把牠毀滅了！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在那封信中間，你說我們更好不再碰見——

沃笛麗 不。我說我們不再碰見是於你更好。

瑪加爾 於我更好？

沃笛麗 是的，並且於我是更壞呢。我今夜特來警告你——

瑪加爾 防備什麼？

沃笛麗 我自己。我已經做過一些事情，也許能夠永遠破壞你的平安。

瑪加爾 這是什麼意思？

沃笛麗 我有時笑，有時驚。我不敢把所做的事情告訴你。我要去了。

(走到門首，開了門。)

瑪加爾 不。(阻止她) 萊司頓夫人，你所做妨礙我的事情是什麼？你不是指你所給禮

拜堂的捐款麼？

沃笛麗 我的捐款——什麼捐款？

瑪加爾 在最近四個月內，我不斷的接到對於重建禮拜堂的大宗捐款，並且在上星期還接到一批巨款，儘夠使我如願去鳩工興築了。

沃笛麗 又怎樣呢？

瑪加爾 寄這些款子來的人就是你啊。

沃笛麗 我必須要去瞧我的舟子有沒有來。

瑪加爾 (阻止她) 不。你爲什麼要寄那些款子來——這許多不等的款子，從這許多不同的地方寄來？

沃笛麗 因爲那就可以使我在寄出的時候得到多次而不僅是一次的快樂。並且我想你在收到的時候也可以有多次而不僅是一次的快樂呢。

瑪加爾 我知道是你呀！我受了你的厚賜是怎樣快慰呢！我說不出我是怎樣的感激你。

沃笛麗 可是你還不願來和我作片刻的敷衍呢。

瑪加爾 你知道我是極願爲你盡力，爲你最高幸福盡力的。

沃笛麗 我此刻對於我的最高幸福到不很留意呢。你把我從絕頂推落，我此刻已經被踐入

泥中了。（望着門外）看啊！那隻小船正抵聖馬加拉的半途呢。

瑪加爾 是的，他們今夜要睡在那裏了。

沃笛麗 你那書記的面貌真是古怪。他是十分可靠的麼？

瑪加爾 十分的。爲什麼？

沃笛麗 在一二星期以前，我見他怪異地望着你。

瑪加爾 他是誠心向我的。

沃笛麗 那我就很喜歡了。這裏和聖馬加拉相距多少？

瑪加爾 三英里。

沃笛麗 人們對於聖台哥蔓和聖馬加拉的那個傳說你相信麼？

瑪加爾 就是說他們彼此相愛麼？

沃笛麗 是的，在分隔的島上，并且永遠不會聚首的。

瑪加爾 他們情願犧牲現世的愛情，去得到後來最高的快樂。

沃笛麗 唔，這幾百年來，他們的兩顆心早已灰冷了，那麼他們犧牲了愛情究有什麼好處呢？

瑪加爾 你以為——

沃笛麗 我以為爲現世些微的愛情，總較勝於後來無數的樂園。後來的世界是個冷酷的世界。

我想起了就覺得毛骨悚然呢！（帶一點戰慄，離開門口。）我覺着一些寒冷了。

瑪加爾 （安放坐椅。）請坐在火爐傍邊罷。

（她坐近火爐，火快要熄的樣子；他過去關了門。）

沃笛麗 （把木片投入。）我不是和你很知己，可以代你生火麼？

瑪加爾 我希望的。

（她坐下；他在她面前立着片刻，盡力注視她；停了長久。）

沃笛麗 你瞧着我呢。你在那裏想些什麼？

瑪加爾 我不明白在那個白額中間貯着些什麼記憶。

沃笛麗 記憶？（長歎。）不多一些光明的，和着無數悲愁的。

瑪加爾 你的已往生活是不愉快的麼？

沃笛麗 （帶一點回憶時的戰慄。）不。你的呢？請告我——

瑪加爾 什麼？

沃笛麗 告我一些你的已往生活，爲你所從未告訴過人家的。

瑪加爾 當我二十歲時候——

沃笛麗 且住——你二十歲時候是什麼模樣呢？（閉目，把手按在上面。）我此刻見了你

二十歲時候的模樣了。

瑪加爾 那時候有沒有人和我在一起呢？

沃笛麗 不，我不能見她。她的容貌怎樣？是美，是醜？

瑪加爾 美的，她一雙敏捷的眼睛能够喜怒如意，更有那美麗和清秀的面貌，和那極可愛的流

動的櫻脣——

沃笛麗 我憎她。她是誰？

瑪加爾 司打特畏克姑娘的姪女。那年她住在那裏整整一個夏天。

沃笛麗 那不是是一個快樂的夏天？

瑪加爾 那是我生平最快樂的一個夏天——直到此刻。

沃笛麗 噯！

瑪加爾 我慣常在晚上到禮拜堂中去，和他們一起回來，並且要在外面守候，直到我見了她窗內的燭光。待那燭光熄滅，我就踱回家去。

沃笛麗 就是要經過我們前夜所走着的那些田野麼？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我不再去走那條路了。講下去。

瑪加爾 有一夜，我正在守候，她突然走出來。我戰慄得說不出話來。後來被我找着一些話頭了，於是我們就談了一點愚騷和陳舊的事情。當她走的時候，我大着膽說，「給我一個

吻。」她不回答。我的唇剛碰在她的頰上，我就說，「再會，納利。」她說，「再會，瑪克。」

沃笛麗 她呼你瑪克？

瑪加爾 瑪克是我的乳名。

沃笛麗 那麼你們第二次的聚會在那裏呢？

瑪加爾 明天早上，她就被墜到她父親的死榻旁邊去。她的母親到了外國。我再不見她了。

請你把你的已往生活告我一些罷。

沃笛麗 我在八歲時候，你可能想見我是什麼模樣？那時候我是個美麗，短小的棕色女孩子。

我心中的愛火都燃在一個十歲的小天使身上。他有那強壯的足脛和那捲曲的紅髮。

他的妹子是我頂要好的朋友。他把衣袋中的錢化乾淨去替我買糖菓，并且教他的妹子

授給我。她自己把糖菓喫掉，反在他面前毀謗我，因為她說我是不誠實的。他蹴了她的

鼻子，就被他的父母遣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讀書了。這是我生平第一齣的悲劇。

那麼請你再把你的生活告我一些罷。你還有別的故事麼，更灰色的，更深刻的故事？

瑪加爾 我所敢講的再沒有什麼了。我已經把我少年時候的一樁愛情說給你聽過。那麼

你——你有沒有更灰色，更深刻的故事呢？

沃笛麗 我從前是不愉快的，沒有什麼故事可講。我願意把我一切的心境，一切的思想，和一切

的生活表現給你，如果我能够把牠們像繪畫一般的表現出來，讓牠們自己去說話。

我不明白你要不要罪我——

瑪加爾 罪你！

沃笛麗 我想你不會的。你從沒有猜到——

瑪加爾 猜到——

沃笛麗 一個人對於他自己一個內在的世界總不敢說出來呀！我不願對你有絲毫的隱瞞。

我要你逐漸領會我，僅是這樣一個女子，僅是這個真我而沒有別的，因為你知道——我不願用虛偽的手段來騙取你絲毫的尊敬——我要你來喜歡我，沃笛麗，萊司頓，並不是你空想中所幻化的那個影子。但是如果你要拿地獄的種種苦惱作為武器來從我口中括取

真相呢，我仍要隱瞞你的啊。那麼請猜罷，猜罷，猜罷，宗教審判廳的主事——什麼是在這裏（彈她的額）和這裏（按她的心）。你總猜不到千分之一的真相呀！

瑪加爾 但是請你把你已往生活中從未告人過的講一些給我聽罷。

沃笛麗 我有二大秘密——一個是涉及你身上的，一個是涉及另一個人的。

瑪加爾 我身上？另一個人？

沃笛麗 我的丈夫。

瑪加爾 你說過你從前的生活是不愉快的。

沃笛麗 我的嫁人是和無數的女子一樣，疏忽地，不加思索地。我是爲了金錢而嫁的。以前

從沒有人告訴我說愛情是神聖的。

瑪加爾 那是從沒有人告訴我們的，直到我們從自己的耳中聽見到。

沃笛麗 我也覺得這是我自己的過失。所以我所受的譴罰是應當的。

瑪加爾 你們結婚了幾時？

沃笛麗 二年了。

瑪加爾 此後你的丈夫就亡故麼？

沃笛麗 他離開我。我再沒有見過他——活着的。
(興奮地) 不過他對於我是已經永
訣了。

瑪加爾 我不來問你那是什麼一種祕密。我願你去保持牠神聖的地位。不過你對於我身
上的祕密呢？那是我當然可以問的，是不是？

沃笛麗 我已經把你賣給魔鬼了。

瑪加爾 什麼？

沃笛麗 我把我自己也賣掉的。

瑪加爾 還在那裏戲謔麼？

沃笛麗 不，我是憑了真實和深刻的熱誠去做的。

瑪加爾 我不明白你。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沃笛麗 在六個月前，我覺得厭倦一切，百無聊賴，正在一個熱極而不能寐的夜裏，忽然抽到了你的著作「幽秘生活。」那本書的落到我手中——呀，正像在一間悶熱的屋內突現了一縷極鮮潔的空氣。我就覺得我很歡喜來認識你。我清早起身，搭了早上第一班火車到這邊來，四面巡視了一回，看見那座島屋正在召租，我就把牠租下，三年為期。

瑪加爾 怎樣呢？

沃笛麗 我請到得闢雷先生把我介紹給你。你很惱我，你那時候是非常冷酷，正像一個牧師的樣子。我每次見你，你愈惱恨我。後來有一天，正在你那種冷淡和傲岸的樣子經過以後，一個小黑鬼跳到我的腦中來和我私語。我就對他說，「把這個雕刻的聖像交給我，那麼我就把我們的兩顆靈魂給你。」

瑪加爾 但是你的意思實在不是這樣呢。

沃笛麗 是的。我那句話是心坎裏發出來的，並且我還咬過我的臂——請瞧——（露臂）

我咬得很重。那裏有了一個癩痕。如果當真有一個魔鬼，他已經聽見我了。

瑪加爾 那麼你以爲他已經把我交給你麼？

沃笛麗 我下次見你，你就允我吻你母親的肖像。

瑪加爾 噯！

沃笛麗 但是你並不相信真有一個魔鬼的吧？你爲什麼不做聲？你爲什麼不來嘲笑我，并且告訴我那些都是無意識呢？我不是的確已經使魔鬼來束縛了你的靈魂麼？

瑪加爾 沒有一個魔鬼能夠去束縛人家靈魂的，除非那個人自己生了間隙去容他進去。

沃笛麗 那麼你沒有說，你不睬我罷。

瑪加爾 我怎樣好說呢？

沃笛麗 你必須的！我還沒有十分強固，敢離開你去逞我自己的意向。我還要追隨你，驚嚇

你，困惱你，誘惑你，并且結果要毀滅你。不要讓我這樣做呀！請你擊走我，羞辱我，做一點使我憎你的事情，使我離開你罷！

瑪加爾 如果我要傾身來愛你呢？

沃笛麗 (極愉悅的樣子) 那麼你敢前進麼？那是一件怎樣痛快的事情，去想到有一個

人竟敢爲了我去冒險鑽入地獄啊！祇有少數人敢爲了他所愛的女子去拋棄現在的境界——那麼敢去拋棄另一個世界的又有幾人呢？

瑪加爾 我們必須要拋棄現在這個世界，因爲我已經被誓於神明，永遠和塵世隔絕了。可是

我們又何必去拋棄另一個世界呢？我們爲什麼不把我們的愛情做桿杆去使我們的靈魂上升呢？你當真愛我麼？

沃笛麗 這個愛字是很難講的。那是很像——好比一個人畜了一隻狗，做她的主人，伴侶，父親，和上帝，我覺得她對他所具的那種感情，就和我對你的感情一樣。你使我開始去了解愛情是怎樣的生活是怎樣的？你把我完全改變了——不，你把我改變了一半——一半依然是無價值的，愚鈍的，不安定的，譎詐的，粗俗的，壞的——那就是舊的我。她此刻受了你的影響，正在漸次衰頹呢，那個舊的沃笛麗，萊司頓。其餘的一半此刻正從我的眼中向你瞧着呀！請看！你不見那個新的沃笛麗，萊司頓麼，她就是你的女兒，是你所創造出來

的生物。你不把她誇耀麼？

瑪加爾 待她長成而敢離開我去違她自己的意向的時候，我是要把她誇耀的，因為她愛我，并且因為我已經被誓於神明了。

沃笛麗 我來誘惑你麼？我要去了。你是愛我的。那就夠了，也應當夠了。我明天就要回到倫敦去，把那個新的沃笛麗縊死。然後那個舊的沃笛麗就要回來，并且要去過那舊時厭倦，枯澀，和空泛的生活——直到老態漸增，心灰意冷，并且也許要——狂易——

瑪加爾 你爲什麼要這樣的折磨我呢？不論此刻或將來，你到底要我些什麼？儘管拿去！那是你的了——

沃笛麗 你敢前進——你此刻明白了。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唉！我想祇有女子是敢爲了愛情去鑽入地獄的。我不願受取你的犧牲——我要離開你了。

瑪加爾 你願麼？ 是啊，必須要這樣的！我的工作，我的誓言——我不能，也許不會去嘗試現

世的愛情了。呀，那是怎樣的殘酷去把一只剛要近口的酒杯打碎呢！（停頓，然後極安

靜地。） 你真是不錯！我覺得我們今夜正在為我們的兩顆靈魂擇取天堂或地獄呀！

請你助我來為你擇取天堂罷，那麼我也助你去為我擇取天堂。

沃笛麗 再會，我愛，永別了。請你勇敢些——請你竭力冷淡我。願你像石彈——像死人。

瑪加爾 （執她的手，停了長久，然後極安靜地說。） 那就是勝利，不是麼？我們已經戰勝了。

我要走到堤上去瞧你的船有沒有來。（此刻外面已經黑暗。）

沃笛麗 六點半鐘。我要有一回寒冷和黑暗的航行了。

瑪加爾 那確是有些不適。不過哈那福特是個謹慎的舟子啊。

沃笛麗 來候我的並不是哈那福特。我發電去喚的是弗雪空呢。

瑪加爾 （停頓——面色變成灰白和冷淡。） 弗雪空。不過你是常雇哈那福特的呀。

沃笛麗 是的，我的確寫過一個電報給他，不過後來我覺得喜歡要趁一隻為你所常趁的船回

來。所以我就把寫給哈那福特的電報撕碎，另發了一個電報給弗雪空。

瑪加爾 弗雪空？

沃笛麗 是的，什麼事？

瑪加爾 他是獨居的。他出門的時候就把他的矮屋鎖起。你的電報要擱置在郵局裏了。

沃笛麗 爲什麼？

瑪加爾 弗雪空已經同了吉巴得和我的叔父到了聖馬加拉去。他們就在那邊過夜的。

沃笛麗 你自己的船呢？

瑪加爾 我已經在上星期把牠曳回去了，因爲這樣我就不會到你那邊來。

沃笛麗 那麼——

瑪加爾 (瞧着她) 今夜沒有船來了。(更親切地瞧着她) 今夜沒有船來了！

(他們相視立着)

(第二幕至第三幕相距一日二夜——星期三晚上至星期五早晨)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第二幕

景 牧師的住宅，同第一幕。 一個早晨。 瑪加爾入，憔悴，焦灼，現出氣餒的面色，表示他自己知道已經犯了一個極大而無可挽回的罪惡；他立了一刻，帶着失望和迷惘的樣子，似乎對於

四周的景物都不覺察；然後四面瞧着，他的視線及到他母親的畫像，他就帶一點戰慄，表示極強的苦痛。 最後他走上階級，把肖像取下，放在地板上，把像的正面靠着牆壁，安放的時候極留意地不去瞧牠。 然後他走近桌子，依舊是那種迷惘，失望，和氣餒的樣子，坐下來，向前面望着。 安得羅入，走到他的背後。

瑪加爾 啊，安得羅——怎樣？

安得羅 (走近他) 我要和你商推亞拉伯文中間的那一段——如果你有時間。

瑪加爾 去把稿本取來。(安得羅不期然地瞧着他的手) 你在那裏瞧什麼？

安得羅 沒有什麼。你的手上起了水泡麼？

瑪加爾 我划過一回船——在那一天。去把稿本取來。(安得羅走到門首) 安得羅——

(安得羅立定)——我極不安定——你在晚上聽見我擾動麼?

安得羅 擾動?

瑪加爾 是的，我睡不熟。我在一句鐘光景就起身，并且走到外面去——散步了幾個鐘頭——

——待我回來的時候，差不多要天明了。你聽見我麼?

安得羅 (停頓，然後回答) 不。

(他剛要從右首門裏出去的時候，番尼從左首進來。他停着。)

番尼 萊司頓夫人求見，要和你談一刻關於她一個住在矮屋內的人的事情。

(安得羅親切地瞧着瑪加爾，可是略帶卑謙的神氣。)

瑪加爾 (略驚駭，然後矯作不注意的口氣) 請她進來。

(安得羅自右退。番尼自左退。瑪加爾起立，形色極倉皇，踱過去，瞧着門口，候她進來。)

(番尼自左再入，引沃笛麗進來。)

番尼 萊司頓夫人。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番尼退。瑪加爾和沃笛麗對立相視，約數分鐘；然後他走近她，執她的手，極恭敬地吻了一回，扶她到一張椅子旁邊，她坐下。他把兩隻手掌伸給她看，帶一點含恨的微笑，表示那二手水腫得很利害，宛如划過了船一樣。)

沃笛麗 那雙可憐的手呀！

瑪加爾 我是不慣划船的。(停頓。)

沃笛麗 我還不曾謝你。

瑪加爾 謝我！

沃笛麗 (停頓。) 那是不是一回可怕的航行，可怕而又愉快？可是我們幾乎一齊沉溺呢。

瑪加爾 呀，不要提起——在罪惡中！但願在罪惡中滅亡！

沃笛麗 我寧願和你一起滅亡，不願去和別人一起得救。

瑪加爾 你切不可這樣說——

沃笛麗 那總是不對的，你知道，除非我們要生死在一處，不是麼？

瑪加爾 止！止！

沃笛麗 你憂愁麼？

瑪加爾 不。你呢？

沃笛麗 那是極安穩的，你覺得怎樣？

瑪加爾 是的，我相信是這樣。

沃笛麗 你不在星期六却在星期四回來，你那個古怪的書記不覺得詫異麼？

瑪加爾 不。我已經解釋給他聽，就是說當弗雪空把你的電報給我的時候，我就覺得最好要立刻回來，因為恐怕你已經在那裏動身過來，並且已經走失了路途。

沃笛麗 讓我們來仔細斟酌一下，當牠實有其事，使牠確定一點。今天是星期五。我是在星期三發電報給弗雪空，教他在晚上六句鐘時候曳一隻船到聖台哥島的埠頭來候我回去。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不過因爲我這個人是很古怪，并且舉動很隨便的，所以我忽然改變宗旨，不到聖台苛蔓，却到了倫敦，昨天就在那邊逗留了一天，趁了晚上的郵船回來，就在今天早上七句鐘到家的。

瑪加爾 是的。

沃笛麗 同時弗雪空因爲已經和你叔父到了聖馬加拉，星期三那夜他住在那邊，所以沒有接到我的電報，直到他在昨天下午回家的時候才知道的。他先問我的僕人，他們也不知我的下落，再問吉巴得先生，他就勸他到聖台苛蔓去找我。他在昨晚到聖台苛蔓去。他把電報給你看的時候，你就覺得驚駭——你對他說我並不在那邊，也不會到過那邊，你並沒有見過我。（極溫存的樣子。）親愛的，當我聽你在那裏錯亂地，啞啞地，把你的故事演給弗雪空聽的時候，我真覺得對你不起呀。

瑪加爾 爲什麼？

沃笛麗 因爲我知道教你去說謊是使你覺得非常苦痛和羞慚的。我很願能夠代你去說了

那些謊話呢。

瑪加爾 不，不。你是把真理看重的麼？

沃笛麗 和你比起來，我是不看重的。況且，我對些些的謊話和小罪過是看得極輕的，比你要

差得多呢，因為你是個極規矩的人。

瑪加爾 你這樣說法，更使我難堪了——

沃笛麗 (悔恨狀) 我不！我不！我要變成個極好和極規矩的人。唔，你對弗雪空說，說

我不曾到過聖台荷蔓，並且同時你也改變了宗旨，所以同他在昨晚一起回來，不再逗留到

星期六了。

瑪加爾 你已經見過弗雪空，並且已經告訴他你是到過倫敦去麼？

沃笛麗 是的。

瑪加爾 他不疑心麼？

沃笛麗 不，我對他解釋得極清楚的。

瑪加爾 那麼你的奴僕呢？

沃笛麗 他們是常見我出門的。他們決不會想着什麼。

瑪加爾 那麼什麼都安穩了。那件事情再不會洩露——除非——

沃笛麗 除非？

瑪加爾 在我們的兩顆心中，和那「高等法庭」中，那裏就是要審問這種事情的。

（把他的頭和手指作勢向天。）

沃笛麗 不要講道，——也不要懊悔。

瑪加爾 我不——不過那件事的全局是怎樣離奇呢！

沃笛麗 什麼？

瑪加爾 （始終安靜的聲音，現出一點微笑。） 一個人怎樣好去使他的行為和宗教一致呢！

我待遇安得羅的那個可憐的女孩子未免太酷了。我那時候總以為教她去對衆人懺悔是於她的靈魂有益的。可是此刻輪到我自己了，我多方推諉，我藏匿，隱瞞，支吾，和說謊！

——我真是個僞君子呀！

沃笛麗 呀，你憂愁了！

瑪加爾 不，我是愉快得不可思議，並且——發眩了。我什麼都不覺得，祇覺得我是樂極，並且

當我一一追想的時候，就使我覺到一種巧妙而苦痛的愉快。

沃笛麗 追想什麼？

瑪加爾 就是那無數使我們會合的小機會，那些機會我們就把牠們叫做奇遇。我每做一種

逃避你的舉動，結果反使我接近你。我覺得漸漸愛你起來。我很迫切地寫信到意大利

去給我的納得叔父，存心要想告訴他，使他救我。他來了——我却不敢在他面前談起你，

並且他這一來反使弗雪空不能接到你的電報。我到聖台奇蔓去逃避你。你也會到我

那邊來。我把我自己的船曳去，要想藉海水來分隔我們，結果反把你圍困在我那裏。在

六年前，我竭力運動使那座新的燈塔不建在聖台奇蔓而建在聖馬加拉，因為這樣我就可

以在聖台奇蔓獨居靜修。不料這個偏僻所在的造成，又是我們會合的機會。此外又如

我那時候不曾跟了安得羅和我的叔父同往聖馬加拉，也是我們所說的一種機會。你不把電報給你自己的舟子而偏要給我的舟子，也是一種機會。如果不論那一件事情稍有

不同——

沃笛麗（搖首） 我們在這個世界中是彼此不能相失的。去歸咎於機會或命運，或是不

論什麼別的東西，總是徒然呀。

瑪加爾 我不答什麼。我是太快樂了。況且，機會？命運？這些東西都是歸我主宰的。如果我不先退讓，牠們決不會來征服我。你切不可留在這裏。（極溫存地向她）呀，我

很喜歡，你並不會被我留着些微污點呢——

沃笛麗 別爲我麻煩罷。我正在想着你呢。你的品格！

瑪加爾 我的品格！我的品格！我的品格！

沃笛麗（向懸掛畫像的所在望着） 她在那裏？

（他指着地板上的肖像）

瑪加爾 我不敢去瞧牠。我必須把牠藏匿着直到——

沃笛麗 直到？

瑪加爾 直到我們已經盡力去贖回這個罪惡。

沃笛麗 什麼？

瑪加爾 悔改，懺悔，和去做別種不論什麼的悔過舉動。那麼以後如果我們有機會——結婚。

沃笛麗 結婚？

瑪加爾 我們要和一切認識我們的人隔絕，終身安貧樂道，去得到最後的赦免。

沃笛麗 結婚？

(安得羅攜稿本入)

安得羅 請原諒。我以為萊司頓夫人已經去了。

(置稿本桌上，走着)

沃笛麗 我快要去了，吉巴得先生。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安得羅 (回轉來向她說話)

我昨晚在海濱碰到一個生客。他問起你，並且問我到你家

中去的路。

沃笛麗 不錯。

安得羅 他對於你發了無數問題。

沃笛麗 什麼問題？

安得羅 就是你住在這個冷僻的所在是怎樣一種景況，那幾個人是你的朋友，並且問你昨天

在那裏。

沃笛麗 他說過他的姓名麼？

安得羅 我沒有問他。我恐怕他此刻還在這邊呢。到了深夜，我還在喬治的門口見過他的。

沃笛麗 想來是我一個倫敦的朋友吧。你怎樣回答他的問題呢？

安得羅 我對他說汎佛該先生就是你的一個朋友，不過我因為沒有知道你昨天在那裏，我當

然不能夠告訴他的，我能夠麼？

(瞧着她退。)

沃笛麗 你留心着麼？

瑪加爾 留心什麼？

沃笛麗 就是那個人出去時候給我的那一瞧。他疑心我們麼？

瑪加爾 決不會的。

沃笛麗 我覺得他定然疑心的。快去喚他來盤問一下罷。我要去了。

(番尼持信入。)

番尼 是你的夫人。

(授信給沃笛麗，她把牠望了一望，露出極驚駭的樣子，立即鎮定，呆呆地立着。)

那位先生正在候你的回音呢。

沃笛麗 (極安靜而極冷淡的聲音) 我立刻就來。(番尼退。)

瑪加爾 什麼事？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沃笛麗 沒有什麼。請你盤問那個人。留意他有沒有知道。我立刻就來的。

(退,沒有拆信。)

瑪加爾 (跟她到門首,待她出去就關了門,然後走到右首門口,喚着。) 安得羅。

(安得羅再入。)

你弄不清楚的是那一段文字?

安得羅 (取了舊稿本走近他。) 什麼事?

瑪加爾 今天早上我的頭有些眩暈。

安得羅 你不是說過你晚上睡不熟麼?

瑪加爾 你昨天從聖馬加拉回來在什麼時候?

安得羅 差不多十二句鐘了。

瑪加爾 你聽見我的叔父趁了下午的火車動身麼?

安得羅 是的。

瑪加爾 後來呢？
(安得羅不答) 你見我不到星期六就和弗雪空回來有些驚怪麼？

安得羅 不。

瑪加爾 弗雪空報告了我那個電報，使我有些心慌。
(畧停，瞧着安得羅) 我想萊司頓夫

人也許已經動身到聖台哥臺來(停頓，仍瞧着安得羅)，并且也許已經在中途走失了。

安得羅 你當真麼？

瑪加爾 她是個極古怪而極浮躁的人，所以我對於她的舉動到不十分驚怪。

安得羅 (相他的面色) 她是到倫敦去的，她不會麼？

瑪加爾 (帶一點畏縮) 是的。

安得羅 并且是趁了晚上的郵船回來的呢？

瑪加爾 是的。你爲什麼要這樣的瞧我？

安得羅 請你原諒。你還有別種問題喜歡來問我麼？

瑪加爾 問題？ 關及到什麼？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安得羅 關及到萊司頓夫人——或是別種使你煩惱的事情。

瑪加爾 使我煩惱？我沒有什麼煩惱呢。

安得羅 呀！我想你也許有的。

瑪加爾 安得羅。（安得羅停着。）我想起了——洛司。

安得羅 你當真麼？

瑪加爾 我去逼迫她懺悔也許是錯的。

安得羅 此刻去想牠也是徒然的，是不是？

瑪加爾 不，除非要求你恕我，并且對我說你並不爲了那件事情對我發生惡感。

安得羅 我恕你，并且我並不爲了那件或別件不論什麼事情對你發生惡感。

瑪加爾 我可以完全信任你麼，安得羅？

安得羅 如果你疑我——請你審問我。

瑪加爾 審問你？

安得羅 我不會教你把不論什麼問題來問我麼？

瑪加爾 (駭然) 這是什麼意思？ (停頓，瞧着安得羅) 够了。我絕對信託你——(瞧

他)——不論什麼。

安得羅 你可以的。(再走着)

瑪加爾 不，安得羅——並沒有什麼事情——我有些驚恐——那是極奇怪的——那件電報的事情。你在那裏想我些什麼？

安得羅 當心些，先生。除了我以外不要把你的事情洩露給人家。

瑪加爾 洩露我的事情。

安得羅 你的說謊比我更爲拙劣呀。不要做出這種樣子，不然就要被人家猜疑了。不要讓

步。你是很安穩的。除了我以外再沒有人疑心你。你的品格是極安穩的——她的品

格也是極安穩的。牠們都在我的掌握中呢。

瑪加爾 (失望地注視他) 你怎樣會知道呢？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安得羅 我已經疑心了好久——

瑪加爾 你弄錯了。並沒有什麼可疑的事情。那是一種機會，一種奇遇——並不是存心要

去做欺騙的事情呀。你怎樣會猜疑起來？

安得羅 當弗雪空把電報給我的時候，我就猜着事情有些不對了。我聽見你在中夜出去。

我就跟你到海濱；我瞧你下了船；我就在那裏候你回來。當你和她登岸的時候，我正躲在你們上面的一塊岩石上。我見你向這邊過來，並且見她望車站那邊走去，然後再見她走回來到她家中，宛如她是趁了早車回來的。

瑪加爾 你預備怎樣做呢？

安得羅 沒有什麼。我的一身和我一切所有的東西不是都受你所賜的麼？我決不把我所

知道的去告訴人家一句。

瑪加爾 謝謝你，安得羅。謝謝你。那麼最要緊的就是你應該確定去使她安穩——

安得羅 安穩得宛如我在墳墓中一般。你儘管去做你的事，只當我沒有知道就是了。

瑪加爾 安得羅。

安得羅 (回來) 先生——

瑪加爾 (流淚) 我待遇洛司是很殘酷呢。我譴責她太過了。我是個殘忍而自是的牧

師！請你重新去喚她回來罷！請你安撫她，并且竭力去慰藉她。立刻寫信給她。讓她就在明天回來！呀，我們都是懦弱而邪惡的偽君子！我們戴着的都是神聖的假面具！

我們都是刷白的墳墓！寄信去請她來！償還她所受的苦痛！讓我來求她的赦免！呀，

安得羅，憐惜我罷！恕我，恕我！

(俯首流淚。安得羅潛出。停了長久。沃笛麗現於窗口，地位同第一幕，向內瞧着，見了

他，敲着窗，他走過去。)

沃笛麗 快些讓我進來。我要和你說話呢。

(他走到門首，開了門，不多一刻她進來。)

瑪加爾 怎樣？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沃笛麗 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警告呢？ 你爲什麼不依我的話來打我，逐我，迫我離開你呢？

瑪加爾 此刻怎樣？

沃笛麗 請你在我未開口以前說一聲恕我罷！ 不，不要恕我！

瑪加爾 我不明白你。 不是事情洩露麼？

沃笛麗 那有什麼要緊呢？ 呀，不要恨我。 如果你說一句恨我的話，我就要自殺了。 請你讀
一讀這封書信罷，那是剛才寄給我的。

(他詫異地取了信。)

瑪加爾 誰寄來的呢？

沃笛麗 我的丈夫。

瑪加爾 你的丈夫？ (她點首。) 你的丈夫？ 他活着麼？ (她點首。)

沃笛麗 (一陣笑。) 我不會告你說我要來毀滅你的身體和靈魂麼？ (他震懾地立着。)

你站在那裏做什麼？ 你爲什麼不動？ (向他笑着。) 我說的，靈魂上的父親，我們倆是

一對佳偶，你和我，我們不麼？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我們一齊去在白紙上和燭光底下懺悔麼，你和我？你爲什麼不動——（向他笑着）你站在那裏正像一個石像呢。（走）

近他。殺了我就算了！

瑪加爾 你說你的丈夫已經亡故二年了。

沃笛麗 我說我再沒有見過他——活着的。我那時候實在不應該那樣想的。

瑪加爾 不過——你是信他亡故了。你是信他亡故了——（她不答）難道你在前夜沒

有知道他是活着麼？

沃笛麗 我不是教你殺了我就沒有事呢？

瑪加爾 （大怒）你明知他活着麼？

沃笛麗 （哀懇狀）我是愛你的，我是愛你的。對我說一聲罷，對我說一聲罷，說你是

怨我的。

瑪加爾 我怨你。（震懾地立着）請你取了這封信——（授給她）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沃笛麗 我並不是存心要這樣做的。務要請你諒解我。我們在一起住得很不愉快。後來我因有了許多錢，就和他做一宗交易，約定我們以後不再相見。那是一件很公平的交易——是個契約。他到了美洲去——我就宣佈他亡故了。從那時候直到此刻，我再沒有想到他會回來的。他對於我祇算亡故了。他並沒有權力可以來破壞我的生活。請你讀他的信罷。

瑪加爾 不——請你取去。

沃笛麗 請告我怎樣去辦。

瑪加爾 我不配來勸告你的。

沃笛麗 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瑪加爾 我不知道。我們已經和我們的罪惡困頓在一處。再沒有法子跳出來了。

沃笛麗 我要去抗拒他。

瑪加爾 不。

沃笛麗 要的。交易是個交易。我要回去抗拒他的。我不願再見他了。不過以後——以

後怎樣呢？你預備怎樣辦呢？

瑪加爾 不要想着我。

沃笛麗 對我講罷。講一句話。呀，我已經屢次要告訴你了，不過我因為不願意失掉你的愛情，所以就欺騙了你。（他惶惑地走着。她走近他，溫存而撫慰的樣子。）說你是並不

憂愁啊——說你的心坎中對於已往的事情並不憂愁啊！

瑪加爾 憂愁？不。上帝恕我。我並不憂愁。我不能夠憂愁。我很願我能夠呢。

沃笛麗 （走近他。）屢，我此刻知道你愛我了！祇要你也像我這樣勇敢——

瑪加爾 勇敢？

沃笛麗 我們是相愛的。我們的愛情和生活都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呀。

瑪加爾 （拒絕她，現出極堅決的態度，極冷酷地，極威嚴地。）請你聽着！這些也許是我對

你最後的幾句說話了。過去的已經過去。再不能挽回轉來。不過未來的還在我們的

權力底下呀。你不覺察麼？女人，我們此刻正從一個絕頂下墜到半途呢？我們不要再下去了。我們就從此刻分手；我走我的路去達到悔改和平安，你也去走你的路。從此刻起我終身不再想着你——我要費我一生的光陰來隔絕你。你也去這樣做——你我二人中間祇可以要求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可以彼此相忘。

沃笛麗

（瞧他，微笑，歎氣，然後在她動身的時候。）我明白男子的愛情了。你們都是懦夫

啊。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不先顧念他的安樂，或是他的錢囊，或是他的榮譽，或是他的皮膚，或是他的靈魂，其次才顧念到他以為他所愛的那個女子。忘你（微喟）你以為這是可能的麼？你以為我委身給你的時候是和你戲謔麼？忘你（微哂）我對於極

瑣碎的事情都記得清的。忘你？

瑪加爾

（狂吼。）呀，隨你領我到什麼地方去罷！我除了你再沒有別的影響！天堂，地獄，

不論什麼地方我總跟你去的。請你牢記着。不過你能否做我一個較好的天使呢，我此刻已經把她失掉了；如果你當真像你所說的那樣愛我，你還可以主宰我的生活，你還可

以憑我來救你出來，也可以憑你來救我出來。你能否使我們的愛情成一種好的紀念呢？最親愛的，我是依附在你膝下——我想你是從天上下降的，我什麼都要依順你。你是我的天使。引導我——引導我，不要回到罪惡中去——引我向天堂那裏去——就是在此刻你還能夠呀！

沃笛麗 你要我怎樣做呢？

瑪加爾 回去守你的本分，並且去深深地悔改。要有力量，最親愛的。這幾個並不是無益的字——本分，貞操，和潔靜。牠們的確有些意思的。愛情沒有了牠們就毫無價值了。請你勇往直前去踐那難行的路。請你離開我。

沃笛麗 如果我離開了你，我們還有一天聚首麼——此後？

瑪加爾 有的。

沃笛麗 你能够確定麼？你當真相信麼？

瑪加爾 當真的。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沃笛麗 那麼你就住在這邊做你的工作，重建那座禮拜堂，並且讓我去想我是在那裏助你呢。

瑪加爾 我此刻不能夠去那樣做了。

沃笛麗 要的。

瑪加爾 不。

沃笛麗 要的。

瑪加爾 不過用的是那種錢——你的錢呀！

沃笛麗 許多教堂都是用了罪人的錢造起來的。請你爲我去做罷。

瑪加爾 如果我敢做——如果那是能夠有好結果的——你知道那就是我終身一個怎樣痛

快的希望呢。

沃笛麗 請你去做罷，因爲是我請求的。你願意麼？

瑪加爾 那麼你要離開我，離開這裏，因爲是我請求的。你願意麼？

沃笛麗 我愛你。我聽從你的。

(她走近他。)

瑪加爾 不，我不敢近你。 你就去麼？

(他開了門，她出去，再入。)

沃笛麗 請你聽着這句話。我無論如何，除了你以外再不去跟別人的。 你明白麼？

(瑪加

爾點首。) 我除了你以外再不去跟別人的，瑪克。

(她再出。 他關了門，走近窗口。 她經過。 他瞧她過去，在那裏立了一刻。)

(安得羅再入。 瑪加爾從窗口過來，兩人對立相視。)

安得羅 你在這個早晨不再工作了，我想？

瑪加爾 要的。(走近桌子，作勢命安得羅坐下，就坐在他對面。 他們把稿本取出來。) 在

那裏？

安得羅 讚美詩第五十一章第三節。(瑪加爾畏縮，翻着稿本。) 你找到麼？ 你在那裏瞧

什麼？

瑪加爾 (突然起立) 我耐不住。

安得羅 耐不住什麼？

(瑪加爾立在那裏瞧着他，帶着驚恐的樣子。)

安得羅 (起立，走近他) 我不是告訴你什麼都安穩呢。我不去多說。沒有人會知道的。

瑪加爾 不過你是知道的呀！

安得羅 我再不向你提及牠。

瑪加爾 但是你的確提及的，你提及的。你站在我面前就使我提及了。

安得羅 要不要我此刻離開你，停一回再來吧。

瑪加爾 (奮力) 不，留着。(指坐位) 安得羅坐下) 你已經去喚過洛司回來麼？

安得羅 不。

瑪加爾 不？

安得羅 我不願她住在這邊，因為這邊的人都認識她的。

瑪加爾 你能否去喚她回來，安得羅，使我覺得愉快些麼？

安得羅 她在那邊很舒服呢。（指着稿本）我們要做下去麼？

瑪加爾 我應該怎樣做呢，安得羅？

安得羅 難道你不明白你應當做的事情麼？

瑪加爾 什麼？

安得羅 把你替人家打算過的那個計較去替你自己打算呀。

瑪加爾 懺悔——在衆人面前。我不能！我不能！我不敢的。我是個懦夫，一個庸弱可憐的懦夫！不要苛刻地審判我，安得羅！不要使我難堪呀！

（兩手掩面。）

安得羅 （冷淡，堅定） 來罷，先生！我們要把工作做下去麼？（讀着稿本）

「因為我承認了我的過失，我的罪惡就常在我的眼前。」

（瑪加爾露出面，坐在那裏注視着安得羅，他坐在桌子對面，現出冷酷和猙獰的樣子。）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第二幕至第四幕相距一年)。

第四幕

景

克利烏海頌聖台哥臺禮拜堂中的講臺，是一座美麗而盛飾的哥德式建築物，露出新近重建的痕跡。那座聖壇和照壁，有階級靠近的，正對着觀衆，他們的地位恰和本堂中聽客的地位一樣。聖壇後面是一長列的圓柱，拱門，屋頂，和花玻璃窗子。一隻高度適中的風琴造在講臺的左壁。講臺的兩傍列着許多美麗而雕琢的，櫛樹的牧師座位。在聖壇的階級前面左右分開的，是兩個耳堂，通入聽客的席間，望過去中間列着無數坐椅。左耳堂的北牆上開一個小門，通入琴樓。滿堂都是些旗旛，懸挂物，卷軸，和壁畫等，點綴得琳琅滿目，并且遍插着花朵，宛如在那裏預備一個教會中的佳節。黃銅的大燭台擺在聖壇上，燃着燭火。時，一個秋天的晚上，約九句鐘。啓幕時風琴上正在獨奏一隻聖樂。瑪加爾自耳堂入。他的形態增老了許多，面色灰白而又憔悴。樂止，一個看守風琴的童子，約十五歲，自左耳堂的牆上那個小門中走出來。

華爾脫

(隨便的樣子)

明天會，先生。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留住他,把手按在他頭上。) 再會,華爾脫。(停頓,仍留住他,帶一點感情興奮的

樣子。) 再會,我親愛的童子。

(嘆氣,離開他。那童子露出一點嚴肅的駭異,沿着耳堂退出。琴師攜着鑰匙從小門中進來,羨慕地向禮拜堂的四周瞧着。)

琴師 爲了明天的典禮,什麼都預備好麼?

瑪加爾 是的,我想,什麼都預備好了。

琴師 我剛才正把我的音樂作末次的練習呢。那座禮拜堂是怎樣的美麗呀! 你此刻定然覺得非常得意和快樂,因爲你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瑪加爾 還沒有十分完成咧。我必須也去做我末次的工作——在明天。

(安得羅自耳堂突然闖入。)

安得羅 我可以和你略談片刻麼?

琴師 明天會。(走着。)

瑪加爾 (留住他) 謝謝你爲我盡力，爲那禮拜堂盡力，爲她的祀儀盡力。(熱烈的握手)

琴師自耳堂退) 怎樣?

安得羅 我想這是你喜歡知道的——萊司頓夫人已經回到了克利烏海頓，并且她還帶她一個女友同來。

瑪加爾 我知道了。

安得羅 你見過她麼? (瑪加爾極嚴肅地瞧着他) 請原諒。

瑪加爾 (安靜地) 是的，那是你的事情。

安得羅 這是什麼意思?

瑪加爾 這一年來你不是把牠當作你生活上最大事情麼?

安得羅 怎樣呢? 我守我的約。我從不會向你提及牠。

瑪加爾 你從不會讓我把牠一刻忘記啊。你每次和我說話，或是瞧我，或是經過室內，或是經過窗口，以及我每次聽見你在樓上的腳聲，或是你和僕人說話的聲音，你總是在那裏咒我

呢。如果我處了你的地位，我是定要待你極仁愛的，安得羅。

安得羅 你待我的女兒怎樣呢？

瑪加爾 我所做的，我認爲是她靈魂上最好的一件事情。

安得羅 那麼你爲什麼不去做你自己靈魂上最好的事情呢？

瑪加爾 我要做的。

（安得羅注視着瑪加爾，現出驚奇的樣子。）

（得闊雷和萊渥夫先生自耳堂入。萊渥夫穿了晚裝，裹着夏季的外衣。得闊雷把各種

裝飾指給萊渥夫看。）

安得羅 你爲什麼去喚洛司回到克利烏海頓來呢？

瑪加爾 我要她來參與明天的祀典。她此刻差不多要到了。快到車站去迎接她。帶她到

我這裏來。

（萊渥夫和得闊雷慢慢地走向瑪加爾和安得羅那邊來。安得羅猶夷地立着。）

瑪加爾 (堅決地向安得羅) 帶她到我這裏來。

(安得羅自耳堂退,他沒有退出以前回頭望着瑪加爾。)

萊渥夫 你沒有過來用膳麼?

瑪加爾 我太忙了。

萊渥夫 都是預備着明天麼?

瑪加爾 是的,我想。

萊渥夫 那麼萊司頓夫人好像已經從鎮上下來了。

瑪加爾 那我知道了。

萊渥夫 (瑪加爾注意地聽着) 我想當她那個久失蹤的丈夫回來把她帶往倫敦去的時

候,我們是末次見她了。不過她的丈夫此刻怎樣呢?

馬克 他已經回到了南美洲去。(瑪加爾注意地聽着。)

萊渥夫 回到南美洲去?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馬克 他在英倫祇住了三星期。人家都說是她用錢買走他的——他要永遠去守着他的半個世界，她也去守着她的。

萊渥夫 我不喜歡牠。

馬克 不喜歡什麼？

萊渥夫 我不喜歡女子把她們的丈夫買到南美洲去。

瑪加爾 你在鎖上時常瞧見她麼？

馬克 不大瞧見。差不多每隔二個月她總要盛裝着到禮拜堂中來，給我怪多的捐錢，說些極不恭敬的笑話，或是假裝極虔敬的樣子——

瑪加爾 假裝？

馬克 不是假裝是什麼呢？瞧她這一年來的生活就知道了。

瑪加爾 怎樣呢？

馬克 她除了有病的時候總是不斷的在那裏度她那種快樂和放浪的生活。

瑪加爾 她病麼

馬克 是的，那是不足爲奇的。

瑪加爾 爲什麼？

馬克 她不論什麼所在都要跑去，舉行窮奢極慾的宴會，和那倫敦一班最放蕩而最無智識的人混在一起。她還去結交一個愚騷而輕浮的小女人，康脫洛夫人。

萊渥夫 我不喜歡牠。她爲什麼正在此刻到克利烏海頓來呢？

馬克 來參與明天的祀典吧，我想。

萊渥夫 瑪加爾——

瑪加爾 怎樣？

萊渥夫 你知道此刻人家都在那裏查問，重建那座壯麗的禮拜堂是怎樣來的錢呢？

瑪加爾 那是匿名寄來的。那個捐主願意不要使人家知道。

萊渥夫 是啊！是啊！那是你已經對我們說過的了。不過你是當然知道他是誰呢？

瑪加爾 我決不能說出來的。

萊渥夫 請恕我。

瑪加爾 讓我們不要再說罷。你們今夜到來我很覺得愉快。我正在非常躊躇，因為新近有

一個人向我做過一次懺悔。一個牧師——你是認識他的，馬克——他要在明天出席的

——一個牧師，他從前曾經發現他教區內有一個人犯了說謊和欺詐，他就執定要給他一

個極嚴厲的處分。那個牧師告訴我，說他因為要去救他一個極親愛的人，新近也犯了同

樣的說謊和欺詐了。他到我這裏來要我指教。我說：「你必須去給你同樣的處分，和你

要求你教區內那個人所給的毫無二。」但是他不肯——他說：這樣就要玷辱他的家

聲，并且要玷辱我們牧師的道。他想出許多推諉的方法來，但是我不去聽他。他要想

參與明天的祀典。我已經拒絕他了。我做得不錯麼？

萊渥夫 是的。我說起來是這樣的。

馬克 那是一種公正的處分麼？

瑪加爾 是的，我相信是這樣的——是公正的處分，是唯一的處分，依照我的意思。我做得不錯麼？

馬克 是啊，當然的。

瑪加爾 我覺得很愉快，因為你們都是那樣想。明天在祀典沒有舉行以前，我就要站在我此刻所站的地方來懺悔，說我是犯了一個無可挽回的罪惡和欺詐。然後我就要離開這裏，再不回來了。

(他們避開他，好久注視着他，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萊渥夫 不過——天哪！——你做了什麼事情呢？

瑪加爾 (停了長久) 請猜罷。

萊渥夫 但是你並不去宣佈你自己呢？

瑪加爾 要的。

萊渥夫 不過你的事業——你的名譽——你行善的種種機會——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馬克 你有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對於你自己，對於我們，對於教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瑪加爾 我幾個月來已經什麼都不想了。

萊渥夫 當然有法子去避免一個當衆宣佈的。（瑪加爾搖首）你知道我並不是替我自

己打算。我的日子快要過完了，不過你是正在壯年，前程遠大呢。不要這樣做——爲了

我，爲了你自己，爲了上帝，不要這樣做呀！

瑪加爾 我定要做的。

馬克 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形？

加爾瑪 我不能告訴你們。我不願來詳細告訴你們，除非我知道我能够信任你們二人不會

譏刺或耳語向着——向着不論什麼，除掉了我自己。如果你們猜到了——你們大概會

猜到的——和我共犯的那個人的姓名，你們不會說出來麼？我可以這樣來問你們麼？

萊渥夫 你知道你是可以的。

馬克 我們當然不說什麼的。

萊渥夫 但是——但是——

(震懾地坐下去)

馬克 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情再談一刻麼？你有沒有想得周到呢？

瑪加爾 周到的。幾個月來我早知道這件事情定要實現的。我已經枉費心機要想去避免

我自己，但是每次總覺得良心上的判罰愈見嚴厲，「你必須要在那裏，在那時候，並且要照

那個法子去做。」

馬克 但是你已經悔改了？

瑪加爾 極深地悔改。我已經齋戒和祈禱。我已經把一件毛衣穿在貼肉。但是我的罪惡

依然存在呢。那是盤據在我心中的。我不能夠除掉牠的影子。

馬克 牠的影子。

瑪加爾 (同樣和緩安靜和確定的聲音) 我相信每個罪惡都有牠確切和實在的影子。

正如一個人是上帝的思想的表现，我們自己的各種思想，希望，和目的不論好的和壞的，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也多少各有牠們確切和實在的縮影和合體。我那個罪惡的影子是一條毒蛇，一條青灰色的毒蛇，牠有無數芒刺，和那冷酷而沒有眼瞼的眼睛。牠比什麼動物更爲可怖。牠跑來盤據在我心中，用牠那雙冷酷而從不會瞋閉的眼睛看守着我，從不會睡覺，也從不會憐惜。起初牠是不常來的，這幾個月來牠日夜不會離我，并且牠在夜裏更爲可怕，擾得我更利害。那並不是幻想啊。馬克，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如果我不去除掉我的罪惡，我就是到了地獄裏牠還是要來坐在我的旁邊把牠那雙冷酷的眼睛來看守我的。可是（有希望的樣子）我從明天起就要把牠除掉了。

馬克 我那可憐的人呀！

萊渥夫 （起立，走回到瑪加爾那邊來。） 瑪加爾，你不能够把這件事情擱置一下麼？不能

夠在別的時候舉行麼？ 定要在你一生最得意而最快樂的那個時辰舉行麼？

瑪加爾 沒有別的時辰，也沒有別的法子。（瞧着他們二人，懇切地執着他們的手。）請你們

告訴我（極可憐的樣子）就是你們二人沒有一個不是極愛我的——或是至少要說當

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你們以後，你們仍有一些愛我的，

萊渥夫 難道你不知道麼？

馬克 你怎樣會問出那種話來？

(安得羅和洛司現於耳堂)

瑪加爾 (向安得羅) 等一刻，安得羅。(向他的父親)

我有一二句話要和安得羅說

咧。

萊渥夫 今夜來和我同住罷，我們就可以討論這件事情。

瑪加爾 不，我今夜必須獨住的。明天會親愛的馬克。

(馬克執住他的手)

萊渥夫 你一定要把這件事情理清整麼？決定麼？(瑪加爾點首) 我明天不能夠在這

裏了。我不能夠來瞧看這件事情。不過(現出極大的愛情)當你需我的時候我是不

會遠離的。(熱烈的握手) 來罷，得關雷先生。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萊渥夫和得闊雷自耳堂退。)

安得羅 (引洛司向瑪加爾) 我把她帶來了。

(洛司穿着英國女教士的服裝，面色慘白，露出懾服的樣子。她迂緩而恭敬地走近瑪加爾，正要向他鞠躬。他執住她的兩手，扶起她。)

瑪加爾 不。你切不可向我行禮。我是召你來，洛司，求你的赦免。

洛司 我的赦免？

瑪加爾 我去年曾經使你受過一次可怕的刑罰。你能夠恕我麼？

洛司 要我恕什麼？你並沒有錯。你說過那是可以給我極大的平安。那果然給我的——

極大的平安。

瑪加爾 那麼你不願意去取消你那天早上的工作麼？

洛司 不。我似乎已經在那個早晨死去，使我舊時一切生活都埋在墳墓中了。此刻的我是一個十分新鮮的生活。我不願意把牠改變。

瑪加爾 安得羅，你聽見麼？

安得羅 是的。

瑪加爾 那麼我沒有錯？ 我沒有錯？ 你是快樂的？

洛司 是的，我是快樂的——至少我是平安的，并且平安比快樂還要好，是不是？

瑪加爾 是的，平安是頂好呀！ 平安是頂好呀！ 我也有一天要去找着他的。 安得羅，她已經

恕我了。 你不能够恕我麼？ 我們今生也許不再相見了。 不要讓我們含恨訣別呀！

安得羅 訣別？

瑪加爾 待我把事情布置妥當，我就要離開克利烏海頓了。

安得羅 可是你的工作呢？

瑪加爾 我的工作已經告終了。 我已經替你和洛司預備了生計。

（執着他們的手，要想去把他們連起來；安得羅縮住。）

安得羅 不。 我不能夠受取你絲毫的恩惠。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那並不是恩惠。我已經把你訓練了一件專門工作，使你不能再去做別的事情。那
是我的本分，應當爲你老年預備生計的。

安得羅 我不能夠受取你絲毫的恩惠。

瑪加爾 老友（靠在安得羅臂上；安得羅退縮）老友（拉住安得羅），在我們生活中的夏季，
我們過了無數的快樂日子。此刻秋季來了，冬季也快來了，我要向一個冷酷而黑暗的途
中進發。你還不肯從我們那盞舊的友誼之燈中燃一些火焰來使我在途中快慰一些麼？
你願不願取我的贈品——你願不願取牠，並且去替她成家呢？

安得羅 （痛哭） 你那樣的仁愛要使我心碎了！ 我是不應當受的！ 我是一隻飄泊的餓
狗。你收了我進來，並且我真像一隻惡狗，回頭就把飼我的那隻手咬起來。讓我去罷！
讓我去罷！

瑪加爾 洛司，你去向他說。

洛司 父親，你這樣要使汎佛骸先生悲痛了。

安得羅 我願意聽你去做不論什麼事情。可是不要怨我。

瑪加爾 帶他回去罷，洛司。我會經分離過你們。讓我想着我已經把你們重合起來了。

(把他們拉攏來)

安得羅 (向瑪加爾) 我今夜說不出什麼話來。我對於你從未有過絲毫的功績。我不

能夠謝你。我不能夠說話。明天會。來罷，洛司。

(瑪加爾溫存地和洛司握手。洛司和安得羅自耳堂下。瑪加爾目送他們過去，走向聖壇。)

瑪加爾 再做一件事情就什麼都完畢了。(向禮拜堂的四周瞧着) 那麼我決計拋棄你！

再不踏進你的門，再不爲你去辛苦地率領我的衆人，無論涉及我的靈魂或是委託給我的別人的靈魂，再不把你當作上帝降臨的寓所了！呀，但願我值得進來！

(略停頓。從安得羅和洛司出去那個耳堂的對面一個耳堂中聽得一陣女人的笑聲。

瑪加爾退到講台的旁側，在下段劇中他是仍被觀衆看得見的，不過藏匿着不給沃笛麗和

康脫洛夫人瞧見。

(沃笛麗自耳堂入，穿着華麗的夜衣，披着外套，帶着珍飾，并且攜着一籃玫瑰花。她的面容更爲慘白而瘦削，現在焦灼和興奮的樣子。)

沃笛麗 (向四周瞻望，喊着) 有人麼？ (停頓，再喊) 有人麼？ 沒有？ (向耳堂下面

說話) 你可以進來的，密利。

(密利，康脫洛，一個時髦的小女人，走進耳堂，羨慕地向禮拜堂的四周瞻着。)

沃笛麗 沒有人在這裏除了 (高聲) 一個石像 (指着上面雕刻的像) 他是不能夠聽的，因爲他祇有兩隻石耳，他也不能夠發生感覺，因爲他祇有一顆石心。

(瑪加爾現出興奮的樣子。)

密利 (四面瞧着) 不是很華麗麼？

沃笛麗 哼——不錯—— (高聲) 我耐不住那個石像。請看他怎樣堅硬而沒有生氣

呀。在一個整齊的世界中就不會有天使或魔鬼，或是石像，或是這一類怪形的石獸。

密利 沃笛麗，你今夜非常奇怪。 你又要病了。

沃笛麗 我但願如此。

密利 你有什麼事情？

沃笛麗 生活就是我的事情，我覺得我的生活很壞，並且我不知道怎樣去醫治我自己。

密利 我願你不要胡說，也不要再在黑暗中瞎忙。

沃笛麗 我不會長久這樣的。 待我的頭緊束着白布的時候，我不再會胡說了，我會麼？ 待我

的兩足舒適地疊在我最後的夜禮服中間的時候，我不再會在黑暗中去追逐石像了，我會麼？

密利 呀，你使我難堪了。 我不明白你今夜要出來做什麼？

沃笛麗 來裝飾這座禮拜堂。

密利 你不覺得牠已經裝飾得够了麼？

沃笛麗 (瞧着) 不，牠再要一些裝飾咧。 我必須再去裝飾一個天使的鼻子，或是去把一

個花園放在一個使徒的足趾上，這不過是去表示我極深，極深的虔敬罷了——

密利 你的極深，極深的虔敬。

沃笛麗 我的極深，極深的愛戴，我的極深，極深的崇拜，我的極深，極深的紀念。

密利 對於什麼？

沃笛麗 當然是對於這座禮拜堂。

密利 這裏一切的東西要值很多的錢呢！是誰捐出來的？

沃笛麗 我去年住在這裏的時候捐過二百鎊。

密利 我不明白其餘的數目是誰捐的呢？

沃笛麗 我也不明白！

密利 汎佛骸先生定然有幾個極虔敬的朋友。

沃笛麗 大概是這樣的。

密利 當你住在這裏的時候，你很認識他麼？

沃笛麗 不很認識

密利 他是怎樣一種人？

沃笛麗 呀，是個極冷酷，極不近人情的人——極像牧師的樣子，他全沒有情感，和那邊一個石像差不多。

密利 你不喜歡他麼？

沃笛麗 呀，我是極喜歡他的。可是我知道他並不顧念我。我敢說他此刻對於我什麼都忘

懷了。密利——（流淚。）

密利 做什麼？

沃笛麗 我今夜覺得不大舒服。我是不應當出來的。密利——我從不會忘記一個人的呀。

如果我有一次愛了你，我就永遠愛你。如果你邪惡，或是不幸，或是不忠實，我也終不會兩樣的。請吻我，密利——說你是信我的。

密利 你知道我是信你的，寶貝。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沃笛麗 (極興奮的樣子) 我是能够堅定的,密利——我能夠的! 堅定我的友誼,堅定我

的愛情! 呀,密利,我是世界上一个最不幸的女人!

密利 你犯着神經病了,親愛的。

沃笛麗 不,我是被捨棄了。沒有人愛我! (流淚。瑪加爾作勢)

密利 可憐的沃笛麗!

沃笛麗 讓我在這裏獨住一刻罷。我願意十分的單獨着。請你回去等我罷。

密利 我不喜歡離開你。

沃笛麗 (送她走進耳堂) 是的——去罷,親愛的。我不久就會好的。請你當真離開我。

密利 你不會逗留得長久麼?

沃笛麗 不——我馬上就來。

(陪她沿着耳堂走過去。密利自耳堂退。沃笛麗立在那裏聽着。瑪加爾走前一二步。)

沃笛麗 (在耳堂中) 你在這裏麼?

(他走上來；她走近他；他們對立相視了一刻。)

沃笛麗 你聾了麼？我想那不過是你的記憶力失掉罷了。

瑪加爾 你到這裏來怎甚？

沃笛麗 難道我不够到我自己的禮拜堂中來麼？況且像我這樣一個罪人？

瑪加爾 請恕我。我也知道我應當怎樣來歡迎你——如果我敢做。

沃笛麗 那麼你不敢麼？那麼我是不應當歡迎的麼？

瑪加爾 是啊！是啊！極歡迎！這座禮拜堂是很感激你的。

沃笛麗 我想她應當這樣的，因為她從我這裏搶去了你的愛情。你爲什麼把我所寄的信一

齊不拆開就退回呢？

瑪加爾 你知道我把牠們退回的代價是怎樣大呢？
(停頓) 你這一年來在那裏做些什

麼？

沃笛麗 做麼？嚙我的心。在那裏跑快馬，要趕到我生活的終點。在一條新發現的捷徑中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跳躍和閒談，從海得派克鶴納爾到茵弗拿。你在那裏做些什麼？

瑪加爾 勉力去悔過和忘懷。

沃笛麗 噯，那麼——我畢竟還沒有像你那樣愚昧地去浪擲光陰咧。

瑪加爾 你永遠不會悲痛麼？

沃笛麗 會的——快了。

瑪加爾 你病麼？

沃笛麗 呀，我親愛的，精神上的醫生，你還不知道我已經病得利害呢。我每天早上起身就覺

得沒有希望，我慢慢地過了一天，也沒有希望，我做這件事和那件事，到這個會，到那個會，到

劇場，到禮拜堂，到射獵競賽會，到公園，到愛司谷脫，到亨萊——這裏，那裏，和不論什麼地方，

總覺得沒有希望。

瑪加爾 你要的是什麼呢？

沃笛麗 我要重新去度我的生活！除了當我們正在知道彼此相愛的那幾個月內，我從沒有

生活過。我要去感覺在我面上拂過而同時吹着我們的那陣料峭的微風！你不記得我們攜手並立在岩石上的時候麼？不記得我們在風中對着下面呼嘯哄笑，像小孩子一樣

麼？你記得麼？

瑪加爾 不。

沃笛麗 不？也不記得湧出那顆神奇而蒼白的旭日，放出檸檬和碧波似的光彩，然後滿海就

像鋪了金剛石一般麼？你記得麼？

瑪加爾 不。

沃笛麗 真是奇怪你怎樣會記不得呢！呀，我的上帝，但願我能夠忘懷！

瑪加爾 （離開她。） 呀，我的上帝，但願我能夠忘懷！（停了長久。他走近她。） 我有一

個癡念——我此刻已經被你縛住了——我們此刻祇有一個合體——我這個感覺以前從沒有那麼深刻的——可是我還拒絕不了那個癡念——但願有一個判決，使我們此後永遠分離——但願我們從此訣別呀！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沃笛麗 你到了此刻還怕訣別麼——就在此刻時候？ 你在這裏還怕不快樂麼——就在這
個世界？

瑪加爾 我不去那樣想。我已經發過誓了。

沃笛麗 你不愛我！你不愛我！你不愛我！

瑪加爾 如果我有一萬個世界，我都要把牠們賣掉了來買你的靈魂咧。可是我必須要謹守
我的誓言。 你是我世界上一個最神聖的東西。 我定要和你隔離去保持你的純潔。

沃笛麗 你永遠不要忘我。

瑪加爾 我已經忘你了。

沃笛麗 你永遠不要忘我。

瑪加爾 (冷淡的聲音，走上聖壇的階級。) 我已經忘你了。

(背向她立了一刻。)

沃笛麗 (退讓的樣子。) 你願意讓我在未走以前擺一二束鮮花在這禮拜堂中麼？

瑪加爾 如果我請你不要做——

沃笛麗 我就依你。

瑪加爾 我當真請你不要做——

沃笛麗 好極。不許我去裝飾我自己的禮拜堂真是忍心的話呀。

瑪加爾 我另有一個請求——要懇你恩准。

沃笛麗 不論什麼都可以的。可是請你說一件大的事情罷——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那就
可以表示我對於你的請求沒有一件不答應的。

瑪加爾 那是一件極簡單的事情。我要請求你不要來參與明天的祀血。

沃笛麗 不過我是專誠來的呢——

瑪加爾 我請你不要來。我有一個極大的理由。你不來麼？

沃笛麗 如果你要我走開，我就不來。過了明天我能夠見你麼？

瑪加爾 過了明天我就永遠離開克利烏海頓了。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沃笛麗 你望那裏去？

瑪加爾 我不知道。

沃笛麗 那也不要緊，我會找着你的。

瑪加爾 你要來跟我麼？

沃笛麗 是的——要走遍這個世界，還要走遍那一萬個其他的世界。我要跟你的。你會覺得我和你常在一起，抓住你的心。再會。（取了她的一籃玫瑰花，攜着花自耳堂中走出去，停住。）請你當真讓我放些花在聖壇上罷——那是來提醒你的。你的記憶力是極

壞，你要知道。

（他靜悄悄地高舉他的手，旋轉去背向她。她靜默和失望地立了一刻，然後提了那籃花向耳堂走上一二步，旋轉來。）

我此後就要害大病呢。（他所禱的樣子，立在聖壇旁邊，背向着她。）你聽見麼，我此後就要害大病呢？我心中有一段小的弦線——我剛纔聽見牠的急響。（停頓）如果

我在瀕死的時候來召你，你來麼？

瑪加爾（停了長久，安靜地說）來的。

沃笛麗 那麼這樣就完了麼？ 這樣就完了麼？（他在聖壇旁邊立着不動，背向着她。她從

籃內取出一朵大的玫瑰花，擲給他；那朵花正落在聖壇下面白的大理石的階級上。）那

朵花是爲明天用的。務懇你替我安放在聖壇上面！你不肯麼？你不肯麼？（沒有回

答。） 在我自己的禮拜堂中被逐出來是難堪的——這是難堪的——

（沃笛麗攜着那籃花自耳堂退。一陣哽咽的聲音，瑪加爾轉一個身。隱隱關門的聲音。

他把聖壇上的燭火吹熄，倒身在聖壇的階級上面。幕下。

幕下表示一宵已過。

禮拜堂中一陣愉快的鐘聲，隨着琴聲和歌聲。幕啓，現在日間一座宏大的禮拜堂，充滿了

無數的信徒。安得羅和洛司坐在牆角最顯著的地位。沃笛麗所投的花落在聖壇的階

級上。正在奏唱一隻昇堂的聖歌。一隊白法衣的牧師排列在亮道上，正在走上講臺去

就坐，踐過沃笛麗所投的那朵花。瑪加爾在末尾跟着；他走上聖壇的階級，就旋轉身來，極慘白而極冷酷的樣子，用一個低而靜的聲音說着。）

瑪加爾 在這個祀典沒有開始，和這個禮拜堂沒有復歸神用以前，我有一些職務要做給諸位看。（聽客大注意）我在那裏常常擺定主意，以爲一個人對於上帝和人類總要有一

個極端公開的生活。我已經教導過你們，說你們的生活應該像結晶體一般透澈，你們的心中應該充滿着日光，不使一些污點留在裏面。我已經強迫別人去那樣做過，因爲我從我心坎上和靈魂上相信這是一個完美和快樂生活的基礎。我今天要立在這裏在上，上帝和諸位面前證明這個意思。我要立這裏證明這個意思來攻擊我自己，和我以前證明這個意思去攻擊別人一樣。我要立在這裏向你們承認，就是我徒然曾經向你們講道，我自己的生活卻已被欺詐和不可赦免的罪惡所玷污了。我不能夠去找着悔改和平安，除非讓我向你們直爽地承認，我是不值得來繼續我的聖職，不值得來代表你們去求到恩惠。那原是我一生最快意的希望去重建這座宏大的廟宇，並且去住在這裏做個代天的牧師。

我已經把這座廟宇重建起來了，可是我也許不會進來。我不敢進來。我已經犯了罪！

——像丹維得犯了罪一樣。我已經破壞了誓婚的信條。那是我公平的判決去離開你們，不做你們的嚮導；不做你們的領袖；不做你們的牧師；僅是去做一個破碎不完的罪人，在他所觸犯的天堂前面踟躕在塵埃中間。我向諸位全體告別了。我還要向諸位道歉，因為我膽敢淹留在我的辦事處，明知我是褻瀆這塊地方的。此外我就得去找尋上天的赦免了。讓這個祀典繼續下去，不要我雜在裏面。也不要有別人離開坐位。請你們一齊爲我祈禱呀！我正是需要你們的祈禱呢！爲我祈禱罷！

（他從聖壇的階級上走下來，混在那肅靜而現出尊敬的駭異的集會者中間，他們當他經過的時候都回頭去瞧他。當他經過她的時候，洛司微露一點同情的神氣。安得羅把兩手遮着眼睛立着。瑪加爾自耳堂中走出去，他的頭低着，他的嘴唇翕動，一面走一面在那裏祈禱。）

（第四幕至第五幕相距十個月。）

第五幕

景 意大利馬耶拿三薩爾伐吐雷修道院中的會客室。意大利式的舊房屋中間一間布置簡單的房子。右背一個門口，有一段階級連着，左背一個窗子；門和窗的中間隔着一道牆壁。舞臺下面一個門，在左首。瑪加爾母親的肖像挂在壁上。時，一個夏天的晚上。發現

神父希拉利正在讀書。

希拉利 怎樣？

萊渥夫 我已經重新去瞧過她。我不能够把她忘懷。

希拉利 她今夜怎樣？

萊渥夫 極奇怪的樣子，笑着，哭着，嬉着，暈着，并且多說話和一隻喜鵲一樣。我相信她快要死去了。

希拉利 快要死去？

萊渥夫 是的。她似乎在二個月以前就犯了一種麻刺利熱症，并且不會好好調治過的。

我很願有一個好的英國醫生在這裏。我也很願瑪加爾在這裏。

希拉利 幸虧他不在這裏呀。

萊渥夫 可是如果他知道了她曾在這裏，知道了她屢屢去召過他，知道了被我們藏匿着不給他知道——並且知道了她已經死去呢？

希拉利 他切不可知道這件事情直到他耐得住去聽牠。我們必須先要顧及他。想想他這幾個月來所受的苦痛。他此刻畢竟在那裏漸漸忘懷她了，他正在找着平安了，去使他舊事重提是怎樣不合理而又殘酷呢！

萊渥夫 她說他答應過要來的，如果她去召他。她懇求得非常急切。她從英倫來到這裏祇望去見他一面。我常覺得我是在那裏幫着去榨取她的性命呀。

希拉利 你對她說些什麼？

萊渥夫 我說他已經單身到山中去了不多幾天。說我們不能夠確切知道到那裏去找他，不過說他總要隨時回來的，並且說我們祇等他回來就要帶他到她那裏去。

希拉利 那麼我們應該再做些什麼事情？

萊渥夫 此刻沒有什麼事情做了，我想。我很願我們當她在上星期初來的時候就想法去找

他。我們不等到此刻就可以找着他了。況且她還不信我呢。

希拉利 不信你？

萊渥夫 她以為瑪加爾此刻正和我們一起住在這裏，並且以為我們藏匿着不給她知道。我

很願他回來呀。

希拉利 如果她此刻快要死去的話，最好讓她在他沒有回來以前早些結果。

萊渥夫 我不喜歡去把他們分離到底。她是愛他的，納得，她是愛他的呀。

希拉利 你必須記着那是一種犯罪的戀愛呢。

萊渥夫 是的，我知道的。不過戀愛總是戀愛呢，無論牠是從天上來，或是從別處來，總是逃不

了的。我相信牠終是從天上來的呀。

(希拉利搖首。)

萊渥夫 我因爲年紀大，把我的道德觀念都混淆了，我想。可是，憑着上帝，她是愛他的，納得，她是愛他的——那邊是誰？

(希拉利瞧着窗外，作勢表示肅靜。)

希拉利 止！他回來了。

萊渥夫 我一定要告訴他。

希拉利 讓我們先來試他一下，看他的感情怎樣。然後我們就可以判斷是否應當去讓他知道。
(瑪加爾從門中進來走上階級，穿着一件旅行的外套。他極隨便地踱進來。他似

乎合着一種固定的疑慮和退讓，近乎失望的樣子。他極親密地走近他的父親，和他握手，和希拉利也是這樣。然後他就坐下去，並不說話。)

萊渥夫 你今天走得遠麼，瑪加爾？

瑪加爾 不，祇從喀薩爾塔過來罷了。我昨宵住在那邊的。

萊渥夫 你不是比你預定的時間回來得早些麼？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我在外面並沒有什麼事情。到處都是一樣的。

希拉利 那麼對於你的將來呢？你的宗旨決定麼？

瑪加爾 是的。我在未走以前早已決定了，可是我還要在這個星期中單獨着去仔細考量一下，去仔細考量我所走的那最後一步是對的，並且去仔細考量使我以後永不反悔。（向

希拉利）二年前在聖台苛蔓島上你說過你能够給我一種更深的平安，不是在我自己的心中或身傍所能找得到的，你還記得麼？

希拉利 那麼我是能够的。並且我是要做的。

瑪加爾 請你把那種平安給我罷。我正是需要牠呢。我什麼時候可以得到牠？

希拉利 待我把你準備妥當。

瑪加爾 快些罷。快些罷。（向他的父親）這是給你的一個打擊呢——

萊渥夫 你是極明白的。我很願你能够設法去住在你自己的禮拜堂中。

瑪加爾 我是她一個不忠實的管家和不孝順的兒子。她應當驅逐我的。（向希拉利）

你是確定能够把那種平安給我的呢——

希拉利 如果你願意把你的意志完全給我，讓我去仔細研究一下，再沒有別種條件了。快來和我密談罷。

（正要引他從左首出去。）

萊渥夫

不——！

（走向瑪加爾。）

瑪加爾，你此刻是安定了，你不麼？

（瑪加爾向他瞧着。）

希拉利 他快要安定了。把他給我罷。

萊渥夫 不。我必須要從他那裏得悉真相。

希拉利 你去苦惱他是不對的。

萊渥夫 （向瑪加爾） 你此刻是安定了——至少你是在那裏找着平安，你是在那裏忘卻

已往的事情呢。

希拉利 他要的。他會的。不要多說了。 （向瑪加爾） 隨我來——我決定這樣做！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萊渥夫 不。瑪加爾，在你沒有走這最後一步以前，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我來問你是一個理由的。請你老實告訴我。如果英倫有一個人偶然——那個人是和你親近的——

瑪加爾 呀，不要提及她——（轉過去，把他的頭躲藏了一刻，轉一個身，突然喊出來）是呵，

提及她！提及她！我長久沒有聽見她的名字了！讓我再來聽見她——沃笛麗！沃笛麗！

希拉利 （莊嚴地向萊渥夫。）你聽見麼？讓他單獨着罷。不要提起已往的事情來苦惱他。他已經把這些事情埋葬過了。

瑪加爾 不！不！我爲什麼要來欺騙你們呢？我爲什麼要欺騙我自己呢？這種假裝的平安實在不是平安呀！沒有她我就沒有平安，不論在現在或在後來的世界！

希拉利 止！止！你怎敢這樣說起來！

瑪加爾 我定要說的。生前有話說的苦惱總較勝於死後緘默的苦惱，較勝於那些沒有她在

傍邊的永遠日子！忘她？我不能够忘懷的！請瞧！

（取出一朵萎枯的玫瑰花）

萊渥夫 這是什麼？

瑪加爾 就是當我末次見她的時候她在禮拜堂中擲給我的一朵花。并且我那時候還不願意受取牠呢！我把牠遺走了！我把牠遺走了！她的花被人踐踏過。隔了一夜，我在中夜起身，走到禮拜堂中去，在聖壇的階級上把牠找着的。此後我就把牠永遠保存着。（向他的父親）

對我提及她罷。把你對於她所記得的事情告訴我一些罷——一些關於她的小談話——請你當真對我提及她罷。

萊渥夫 我即可憐的人呀！

瑪加爾 我不能夠忘懷的。已往的事情常在我的眼前呀！我生在那中間！那就是我的生活。你以為我此刻正和你一起住在這裏——我是從沒有住在這裏呀！我是正在二年

前和她住在一起呀。我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我祇有過去，就是我和她住在一起的時
候。把過去給我罷！呀！祇要給我片刻的過去，祇要把她的一瞧和一句話給我——那

麼儘管把其餘的我拿去，聽憑你們去處置罷。呀！

(走回到椅子旁邊，坐下。)

萊渥夫 (向希拉利) 你瞧！我一定要告訴他了——

希拉利 不，不要在他這樣瘋狂的時候。讓我們先使他安靜一下。

萊渥夫 那麼我們就把他帶到她那裏去！

希拉利 待他再安靜些。

萊渥夫 留意着不要太遲。

希拉利 (走向瑪加爾，把手按在瑪加爾的肩上。) 這是懦弱呢。勇敢些。克制你自己！

瑪加爾 我還不會克制我自己麼？有誰還比我把自已訓練和引導得當心呢？有誰像我那

樣的工作，像我那樣的祈禱，像我那樣的監察我自己，節制我自己，和犧牲我自己呢？那麼

結果怎樣？誰還比我有更高尚的目的和決心呢？我那些目的和決心都是像天一般高，并且把我四周的東西都顛覆了！請瞧我的生活罷，不合理，矛盾，無益，和一切的愚駭。是怎樣一種榮辱的補綴品呢？克制我自己？爲什麼？讓我單獨着！讓我飄泊着！我走到不論什麼地方有什麼要緊呢？我是迷失在黑暗中呀！到處都是一樣的！

（遠遠地晚鐘的聲音）

希拉利 你已經離了道路走去，你此刻却怪怨那地圖不對了。回到大道上去罷，那麼你就要覺得那些地圖是對的。

瑪加爾 請恕我，叔父納得——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可恥的。我總要把牠弄清楚。我和你以後再談罷。我是願意去屈服我自己的。我是願意去循規蹈矩的。父親，請你走來。當我犯了熱症，覺得昏迷的時候，你是夜夜親自在那裏看護我的。那時候我還是個孩子咧。我此刻仍是個孩子呢。對我提及她罷。對我提及沃笛麗罷！

（沃笛麗的臉兒，憔悴而犯了熱病，正在門口出現，在背後走上階級；當他們以下談話的時

候，她極慢地挺直她的身子，極困難地走上階級，靠在壁上。

我沒有聽見過她的消息。你以為她此刻在那裏？在英倫麼？如果我能夠確切知道她，是無恙，我就能夠耐得住，我就能夠耐着我的生活了。但願我能夠知道她是快樂的——不，她不會快樂——我知道的。

萊渥夫 瑪加爾，我有一些關於她的消息在這裏。

瑪加爾 消息？好的麼？壞的麼？快些！請告我。

萊渥夫 你耐得住麼？

瑪加爾 她死了麼？那麼我從沒有去見她！她不能夠恕我了！

萊渥夫 她沒有死。

瑪加爾 那麼是什麼呢？

萊渥夫 你答應她，如果她來召你，你是要到她那裏去的呢。

瑪加爾 是的。

萊渥夫 她當真召你了。

(瞧見她在那裏進來。)

瑪加爾 她快要死去麼？

(她已經到了門口，剛才踏進來，靠在後面的柱上。瑪加爾的背心正對着她。)

沃笛麗 我恐怕我是這樣了。

(瑪加爾瞧見她，發出一陣愉悅的呼聲，然後更親切地瞧着她，知道她快要死去，就走近她，吻她，哽咽着。)

沃笛麗 (把手按在他的頭上) 不要哭。我此刻用不着哭了。扶我到那邊去。(指着

座位)

(他扶她坐下；極切望地瞧着她。)

沃笛麗 (笑着，一些極微弱的笑，用極微弱的聲音說着，每句話頓一下) 不要做出——那

種——悲愁的——面容。你要——使我——了笑——如果你——做。并且我要——尊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嚴些在這時候。

瑪加爾 可是你快要死去了！

沃笛麗 (歎氣) 是的。沒奈何的。萊渥夫先生，請你付錢給——車夫——(輕弱地取出錢袋) 在外面——不，也許——更好——等一刻——或是另雇別種——的——馬車。

可是不要烏糞——不要羽毛——不要滑稽。

萊渥夫 我就去打發他走開。你此刻要和我們同住麼？

沃笛麗 (點首) 極抱歉——來叨擾。那是不會長久的。

(萊渥夫從門口階級上退出；瑪加爾把兩手遮着眼睛立着。)

希拉利 (走向沃笛麗) 可要我為你效力，給你一點舒適麼？

沃笛麗 不，謝你。我是極壞——沒有什麼——要緊的，不是？此刻沒奈何了。沒有氣力去

覺到憂愁。我那麼憂愁却不能去覺到憂愁呢。

希拉利 可以赦免的——

沃笛麗 是的，我知道的。不在此刻。要和他在一起的。（指瑪加爾）

（萊渥夫再從階級上走進來）

萊渥夫 來罷，納得——

沃笛麗 （向希拉利） 請你再來——在——不多幾分鐘。我要用着你的。我是極壞。

可是我造過一座禮拜堂——并且——（狂熱地）我愛他——盡我的心——還要超過些。

（萊渥夫和希拉利自左門下）

沃笛麗 （推動瑪加爾） 我召你，你爲什麼不來呢？

瑪加爾 我此刻才知道呢。你以前爲什麼不來召我？

沃笛麗 我寄給你無數的——信息——從我心坎的最深處。你沒有接到麼？

瑪加爾 是啊——都接到的。

沃笛麗 我很願慢慢地跟着你走遍全歐。你却不值得這樣——是的，你是那樣的。你不肯

來——

瑪加爾 肯的——不論什麼地方——不論什麼地方——隨你領我去罷。

沃笛麗 你知道——他已經死了。我得着自由了。

瑪加爾 當真麼？可是太遲了。

沃笛麗 是的。可憐呀！不是個十分妥協的世界，是不是？執我的手。我們不會分離麼？

瑪加爾 不。

沃笛麗 確定麼？

瑪加爾 十分確定。你覺得苦痛麼？

沃笛麗 不——那是過去的了——（閉着眼睛。他瞧着她。）極舒服——極快樂——正

像一次甜蜜的眩暈——（歎氣。）你記得麼——美麗的旭日——海中的金剛石——

瑪加爾 是啊，我記得的——什麼都記得——時時記得——還有那同時吹着我們的風，當我們並立在岩石上的時候！呀！我們那時候真快樂呢——我什麼都記得！不論什麼！不論什麼！

沃笛麗 我很喜歡你的記憶力畢竟是不弱的。（遠遠地一陣晚禱的聖歌。）要在這樣一

個可愛的晚上死去真可憐呀——不是一個十分妥協的世界呢？不過我們是很快樂的

——如果後來那個世界也有這樣好，那就不妨了。我要去了。噢——牧師——（瑪加爾

正在走向左門，她叫他回來。）不。不能浪費一刻光陰的。不要離開我。我們不會會

分離麼？

瑪加爾 不！不！不！

沃笛麗 （一個長的歎氣表示知足的樣子，然後向上瞧着他母親的畫像。）她在那裏麼？

（瑪加爾點首。）她要怨我的。（向畫像吹一個吻。）可是我是你的天使——我在

那裏引導你——

瑪加爾 是的。到那裏？

沃笛麗 我不知道。不要多問。「那仁慈的上帝要恕我們的：那是他的功勞。」——（閉着

眼睛。）不分離麼？（向上瞧着他。）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瑪加爾 不！不！不！

沃笛麗 你不至於使我等得太長久麼？（瞧他，一個表示知足的長歎。） 執我的手——緊

些！緊些！呀！不要做得這樣莊嚴——

（笑着，一陣愉悅而微弱的笑聲，漸響，漸強，帶一點吶喊的樣子，然後突然停止，她就死去了。

瑪加爾吻她的唇，吻她的臉，吻她的手，吻她的衣服。）

（希拉利入。）

瑪加爾 領我去！我把我的生命，我的意志，我的靈魂給你！隨你把我怎樣去處置！我願意

去信仰一切，從事一切，忍受一切——祇要——使我相信我和她再有個聚首的機會！

（倒下去壓在她身上。）

瓊司略傳

亨利阿作爾瓊司氏 (Henry Arthur Jones) 於一八五一年生於英國勃金省之格蘭博羅 (Grandborough, Buckinghamshire) 爲英國現代著名之戲劇家，與平內羅 (Arthur Wing Pinero) 齊名，惟平內羅擅內場，專攻劇本，而氏則內外兼顧，尤注意於劇場之革新。氏之生，適當英國戲劇界將次發揚時代，安諾得 (Matthew Arnold) 大聲疾呼，鼓吹英國劇場之建設，氏起而和之，以發展英國劇場爲務，努力奮鬥，卒能戰勝環境而成英國戲劇界之偉人，其熱心毅力，殊足佩也。

氏之得享盛名，半由其時代使然，故我人於此，不得不一考當時英國戲劇界之變動狀況。英國至十九世紀下半葉，浪漫派戲劇漸次衰歇，是時之戲劇家，莫不欲在此混濁之社會現象中求得一確定之方式，以爲作劇之新典型。非特英國之戲劇家如是，卽同時歐洲大陸之戲劇家，亦莫不如是。願英國戲劇家藝術上之天才不迨他國，故不得不先模仿他國作風，如法、德等國之戲劇均先後影響於英國劇場，而其影響尤巨者，則爲易卜生 (Henrik Ibsen) 之戲劇。然英國

戲劇界經數十年之模仿與介紹，卒能產生無數傑出人才，奮其才思以掙脫外力之羈絆而爲英國戲劇獨樹一幟，其奮鬥最力者，氏即其人也。氏之作品爲純粹之英國產，罕受大陸作風之影響，其作劇之典型全憑一己之需要而進化，絕不爲何種主義所束縛，故並不隸屬於何種門派。

氏之處女作爲僅繞一角 (Only Round the Corner)，於一八七九年開演於哀西脫戲院 (Exeter Theatre)。繼作者爲數種獨幕劇，其中筆誤 (A Clerical Error) 一劇首先在倫敦開演。氏早年所作之長劇，均爲 melodrama 體，其最著名者爲銀王 (The Silver King) 係與罕門 (Henry Herman) 合著，而經擺勒 (Wilson Barrett) 排演者。其聖人與罪人 (Saints and Sinners) 一劇亦頗爲社會所注意，及作俞達 (Judah) 而聲譽日隆，自是以後，氏遂得列名於頭等戲劇家中。氏至一八九三年作韻文劇引誘者 (The Tempter)，後其 melodrama 時期遂告終止，而其對於喜劇 (comedy) 之嘗試，則始於一八九一年之十字軍人 (The Crusaders)。氏之生平重要著作，另詳於本文之末，茲不俱贅。

氏之作品，雖饒反抗色彩，然僅對於事實之表面作銳敏之描寫，而不深示其究竟，其描寫英國

當時混濛之社會狀態及因襲的道德觀念，至為確當。氏對於藝術上之主張，一切均以社會為根據，故其大部分作品均含有深切的社會背景。氏之處置劇中人物，幾有一定之方式，其最常見者為禁慾主義者，藝術家，科學家，探險家，及政客，而均為反對時髦習氣者，然仍皆缺乏理性而結果陷於愚昧。次之則為中等階級之商人，境况頗佳，而均自命為社會柱石者。此等人物氏恆大批收入劇中，望之儼然道貌，而實則皆不過衣冠禽獸耳。氏所尤擅描寫者為女子，其劇中備具各色之女子而獨無平常之女子，常見者為富於感情的女子，剛愎自用的女子，引誘的女子，冒險的女子，邪教的女子，誤用復仇的女子，厭世的女子，及浮囂的女子。此等女子無論如何脆弱，而氏之意志堅強的男子往往為所屈服。

氏在英國戲劇史中之位置，與其稱之為戲劇作家 (playwright)，無寧稱之為劇場宣傳家 (propagandist for the theatre)，彼為英國劇場所作之宣傳任務，殆與勒司金 (Ruskin) 及瑪利司 (Morris) 之宣傳美術同其重要。彼認定戲劇家對於社會之責任，及戲劇改良社會之可能性，并鑒於當時英國劇場之紊亂，遂奮其全力，以謀整頓。計英國劇場之發達，不過數十年

間事耳，自一八四三至一八六六年，英國劇場之總數不出二十四五，至十九世紀之末而其數倍增。且其間之革新變化，又幾經嘗試，始底於成，則皆少數熱心份子鼓吹宣傳之力，而氏之功居多。氏以爲欲發展劇場須解決二大問題：一爲涉及官廳方面者，如著作權及營業執照等是；一爲涉及社會方面者，如觀衆評劇之眼光，及國家劇場之建設等是。前者不難立即解決，而後者則純恃社會心理爲依歸，故氏一面對於觀衆欣賞戲劇之心理刻意揣摩，以求適應，一面又利用廣告以爲宣傳之具。氏本此精神，於一八八四年組織觀劇團（Players Club），投稿於十九世紀雜誌（The Nineteenth Century）及新雜誌（New Review），對於英美工界及學生界之觀劇者舉行演說，并於其著作及演說中反覆討論戲劇問題。氏於一八九五年著英國戲劇之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English Drama），一九一二年著國劇之基礎（Foundations of a National Drama），其中論列者爲戲劇與平民，教育與劇場，宗教問題，區域問題，及評劇方法等。氏於二十世紀開始後雖繼續作劇，然其重要著作則悉在十九世紀之最後十五年中。彼在新世紀中之聲譽雖未增加，然仍不失爲英國新派戲劇之開國元勳，老成屬望，亦足豪矣。

瓊司重要著作表

- 銀王 (The Silver King) (一八八二年開演, 一九〇七年出版於紐約)
- 聖人與罪人 (Saints and Sinners) (一八八四年開演, 一八九一年出版於倫敦)
- 居間人 (The Middleman) (一八八九年開演, 一九〇七年出版於紐約)
- 俞達 (Judah) (一八九〇年開演, 一八九四年出版於倫敦)
- 舞女 (The Dancing Girl) (一八九一年開演, 一八九三年出版於倫敦)
- 十字軍人 (The Crusaders) (一八九一年開演, 一八九三年出版於倫敦)
- 引誘者 (The Tempter) (一八九三年開演, 一八九八年出版於倫敦)
- 假面者 (The Masqueraders) (一八九四年開演, 一八九四年出版於倫敦)
- 叛徒蘇三事件 (The Case of Rebellious Susan) (一八九四年開演, 一八九四年出版於倫敦)

庸夫的勝利 (The Triumph of Philistines) (一八九五年開演，一八九九年出版於倫敦。)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Michael and His Lost Angel) (一八九六年開演，一八九六年出版於倫敦。)

版於倫敦。

無賴漢的喜劇 (The Rogue's Comedy) (一八九六年開演，一八九八年出版於倫敦。)

說謊者 (The Liars) (一八九七年開演，一九〇一年出版於倫敦。)

詹因的詭計 (The Manœuvres of Jane) (一八九八年開演，一九〇四年出版於倫敦。)

卡納克先生 (Carnac Sahib) (一八九九年開演，一八九九年出版於倫敦。)

僕從的狂歡節 (The Lackey's Carnival) (一九〇〇年開演，一九〇〇年出版於倫敦。)

台因夫人的自衛 (Mrs. Dane's Defence) (一九〇〇年開演，一九〇五年出版於倫敦。)

文飾的朱麗亞 (Whitewashing Julia) (一九〇三年開演，一九〇五年出版於倫敦。)

昏亂的約色夫 (Joseph Entangled) (一九〇四年開演，一九〇六年出版於紐約。)

偽君子 (The Hypocrites) (一九〇六年開演，一九〇八年出版於紐約。)

陶利的自新 (Dolly Reforming Herself) (一九〇八年開演, 一九〇八年出版於倫敦)。

我們不能一齊那樣壞 (We Can't Be as Bad as All That) (一九一〇年開演, 一九一〇年出版於紐約)。

神聖的禮物 (The Divine Gift) (一九一三年開演, 一九一三年出版於倫敦)。

瑪麗先行 (Mary Goes First) (一九一三年開演, 一九一三年出版於倫敦)。

謊話 (The Lie) (一九一五年開演, 一九一五年出版於紐約)。

文學研究會叢書

慳吝人

高真常譯 本書描寫守財廬之醜態。含意深沈。用筆詼諧。使讀者於嘻噱之餘。自然猛省。末附「裝腔作勢」短劇一篇。亦為毛氏著名諷刺劇之一。一册五角半

青鳥

傅東華譯 此劇為近代最著名的象徵派戲曲。以青鳥為人間幸福的象徵。用婉妙空幻的敘述。指示我們以正當尋求幸福的路。一册六角半

華倫夫人之職業

潘家洵譯 華倫夫人之職業。是英國大戲劇家蕭伯納名作之一。曾在上海舞臺上表演過的。蕭伯納善以冷雋的語調。揭社會隱秘之幕。其可愛處在此。其難譯處亦在此。潘君刻意試譯。數易其稿。傳神阿堵。譯述界中不可多得。一册三角半

長子

英國現代戲劇家高斯侯爵傑作之一。由鄧演存君譯成中文。敘英國的一家貴族有一長子。與其僕人之女發生戀愛。其父母親屬極端反對。書中於階級制度之罪惡及環境勢力之偉大。言之極為痛切。一册三角

西洋小說發達史

謝六逸編 此書敘西洋小說的發達。極為簡括明瞭。於近代的小說家。說明尤為詳盡。其論述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及自然主義以後各章。亦能列舉其特質及變遷。可供研究西洋文學者之參考。一册五角

一葉

王統照君以婉妙細膩的文筆。敘寫人生的悲感。「為何人生之絃音上。都鳴出不和諧的調子？為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葉的飄墜地上？」欲答此問。請看此創作小說。一册六角

獄中記

英國王爾德著 汪馥泉張開天沈澤民合譯 王爾德是近代文壇上一個怪人。獄中記是在萊頓監獄內的思想的寫照。在這本書裏。他討論到藝術戀愛宗教等問題。乃是研究王爾德的一本重要著作。一册六角半

商務印書館發行

903

文學研究會叢書

雪朝

書爲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諾，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鄭振鐸八人的詩集。這詩集足以表現各著者的個性與不同的風格，及時代的精神與共同的趨向。 一冊定價五角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原著劇本，瞿世英譯。述一國王見白髮而懼，詩人爲作一劇，指示人生之意義。哲理至深，而譯筆極能明達，足藥青年的鬱悶病。 一冊定價三角

阿那托爾

譯者郭紹虞，作者尼志。劇共分七幕，每幕以一個女容是敘阿那托爾與一個男愛情變幻，如一個真撥彈出許多好劇。

湖門意

譯者郭紹虞，作者唐性。描寫一個女容是敘阿那托爾與一個男愛情變幻，如一個真撥彈出許多好劇。

新俄情

羅秋白君往莫斯科隨筆記述。足以見新氣象。凡途中經過隨筆記述。足以見新氣象。 一冊

新書，亦以個人之此雖好戰定價五角

詩集

近來新文壇上小詩十分發達。他們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太戈爾此集的影響。此集包含小詩三百二十六首。卷首並有太戈爾傳。 一冊定價三角

商務印書館
發行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Michael and His Lost Angel
 Translated by T. C. Ch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初版



回(文學研究會叢書)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Henry Arthur Jones

譯者 張志澄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蕪湖 安慶 蘇州 南昌 蕪湖 貴陽 常德 衡州 成都 梧州 重慶 瀘縣 福州 廈門 張家口 新加坡

34666

(2)

